



門 儿 5
號 3253
卷 38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九

黃州府知府英 啟纂輯

藝文志

金石下

黃安縣

宋

天臺山摩崖碑在縣北八十里

石壁勒文剝蝕難辨明萬厯間邑人耿尙書定向同汪別駕

廷美遊焉掃苔滌壁辨其十之六七

縣志

勘會端平初襄漢淮西爲兵擾亂丁酉歲浮光失守民無所

歸彼時奮發忠赤欲立砦安眾而難得地利獨此山鼎峙形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金石下

昭和十七年
十月八日
購書

勢險峻四面如壁止通一人往來石竅泉湧冬夏不絕傳聞
古人守之以無虞遂集眾在上創砦缺備器械大勢連月攻
打莫敢近傍由是光信殘破之民擁堡來依屯聚十萬眾果
能全活戊戌丞相史嵩之都督荆湖孟珙制置差官旌賞請
總眾防擴江西授命加職連歲捍守獲捷淳祐三年義陽李
太守知黃州麻城民戶復業檢校本職先守茲砦有功遂檢
再往經理九村捍禦五關自入砦究心措置收拾草莽間逃
難者於江南乃載種分布耕養每年敵犯境剿殺敗退前後
擒大頭目回回漢子無數缺都制楊將軍芮御帶鄭大社提
舉黃州守備申明首賞缺陞推委合提督白石黑石三角山
木蘭洞獅子巖王缺峯德勝長興齊安十砦一民無遺况所

都部將士皆是隨棗光信安豐之民數載久擾誓欲掃除以

缺閃道聚龍興缺開龍井造聖殿缺凡與同盟頗立勞效曲

求委薦圖立大功亦可為今日之大義則一時之盛事也可

不勒石以紀其名使後人知之不沒世哉皇宋淳祐戊申五

月旦日黃州缺元義民總黃陂縣提督光黃諸山砦本山駐

劄缺胡大興刻石司帳前統制余缺

此即耿尙書天臺山記所云息緣門左右壁鑱宋端平時事
者也息緣之名乃尙書萬厯甲戌所題非舊有此名也丁酉
歲淳光失守係嘉熙元年事見宋史理宗紀及元史太宗紀
史嵩之都督荆湖孟珙制置係嘉熙二年事其勒石則淳祐
之八年也尙書未及詳考但以爲紀端平時事而名勝志因

之遂以此為端平所鑄胥失之矣金石存 佚考

了心關石刻在天臺山

照得北兵自紹定壬辰侵犯荆湖入淮西殺戮生民擄掠牛馬至於乙未丙申荆襄失守連年侵入淮西有北近光州光山縣第三都水吉保操正將本部民修開小臺山石門以防阨老小牲畜北兵數攻不利退劔而去時歲次丁酉嘉熙元年八月終記正統轄官潘校尉

案宋史理宗紀端平三年二月元兵攻江陵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李淵伯焚城郭倉庫相繼降北此云荆襄失守正其時事小臺山石門即耿尙書天臺山記所云兩山聯互屏立從東北者無實可入蓋宋嘉熙間刊通以便淮蔡之避兵

者今兩石柱立於門周思久子徵題曰了心關是也金石存 佚考

秦氏義田記碑永新龍仁夫撰

秦麻城甲族秦之著曰夢弼字朝卿以其家產顛末示予予忻然援筆誌之朝卿之言曰秦故是邦土著六世祖諱執中執中之子五希申希孟希旦之世微且滅存者希尹希仁希尹之子諱楠吾曾祖也家陡埠河之南俗曰河南秦希仁之子四諱楷椅概楠吾從曾祖也家陡埠河之東俗曰河東秦楠之子三諱克勤克儉克家勤儉之子又微且滅存者家之子國柱吾先君也與伯季父國棟國材云卿為四椅概之世又微且滅存者楷之子從龍生瓊楠之子震龍生斌斌瓊皆從季父於是秦之系者七焉方朔南瓜裂邑為兵衝居是閒

黃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者如懸幕燕如蛛螯浮空中猝風驚霆掃潰不可支烽烟且
騰弱妻稚子道棄捐相望何暇及其先人田宅耶吾河南東
家錯居江左生殖塵塵宛然先疇世業荆棘芘芘狐狄穿穴
喟無可如何至元丁丑邑復爲人境先君呼夢弼命之曰麻
城田庶幾可復遂與季父瓊剪荆棘驅狐狄一一物色然後
田之故粗可尋又十二年戊子以田之開墾者疇若干自列
於大司農且案質劑之舊列豪之吞并者若干愬於郡及縣
竭蹶累年然後復又二十八年延祐乙卯有旨准民自實田
則悉頃之荒熟凡七千頃有二實於官者於是昔之復者然
後定嗚呼勸哉則相謀曰吾祖自宋紹興乾道迄今三百載
陵遷谷夷薄少幸無恙語有之百足之蟪不僵百尺之柯不

摧奈何蠻忿觸意行道之人自爲坐取王承福輩嗤笑哉顧
錯居不可合則以是七千頃者仍祖籍以眾扶樹之視歲之
上下口之多寡而均其廩若縣官賦入供億百需則別峙貯
千餘石於所謂新安倉以俟而族之能者遞掌之又別峙三
千石爲義塾以教族之子弟至婚姻喪葬春秋坵塋之祀各
有經念欲垂誡其後靳一言焉予謂古先聖王敦人綱秩天
紀五宗九族之制彬彬焉德降且衰乃有親兄弟爭錢物相
魚肉如太史公所謂使人鼻酸雖然彼云云者直猥偷鴟梟
之流耳若太山張公藝與近世九江之陳金谿之陸一門風
義炫絕簡編獨非人耶秦之不得如昔人勢也乃其意則昔
人之遺也雖然吾何以爲朝卿贊請贊二言焉曰公曰忍予

嘗過蘇天平原文正家塋域在焉予讀義田碑約蓋族之長者賢者持其歲之出入而不得擅其會計文正子孫得董其會計而不得親田之出入范數百口賴以不飢寒至今非以其公耶若公藝書百餘字以進於唐高宗者非忍耶夫敗俗傷教之流未有不激於私而成於忿若予之二言將天壤無弊可也嗟乎秦氏子孫其毋替斯言哉

縣志

元

河橋斷碣在縣王氏祠

碣凡六面其一面刻修河橋一所以通行者其一面刻元提領王也先不花題餘四面漫漶不可辨

縣志

明

巽山應侯去思碑邑人耿定向撰

余邑黃安故黃岡麻城黃陂之裔疆也始自嘉靖癸亥令四易而民鮮愛徵蓋經屯慮始自古難之矣今天子篤意元元數飭吏治而撫臺汝泉趙公祇命詢楚瘼余邑為尤計非卓茂材不可維時候尹羅山甫期而聲稱藉甚趙汝人也習侯治行特疏請改令吾邑侯至諭我民疾苦所先亟創條鞭法省諸不經費無慮數千金民乃蘇語具余所撰邑賦役碑中顧侯所以能令我民頌思無斃者不獨此先是諸君侯以邑草創遇鄉人士多剝廉隅侯肅然秉公臨之石家豪族不敢以費通酒食枉車騎蓋始知有官府之崇然由此益自兢兢於當世之憲終侯之任無有詰累訟牒者乃巖壑清修士侯

黃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每折節式廬焉而尤好崇獎節義惟恐湮泐寔者優以粟帛
或置田贍之學宮初建秩祀往不虔胥吏每乾沒其祭供而
故移以厲民侯恚曰邑之大事在祀厲民以祀非所以康夫
子也誦法之謂何爰庀殿廡庖湏每修祀必豫戒而俎豆始
秩秩有儀矣俗尙信鬼多竭貲以豐祠祀侯曰此民貧之因
乎乃懸重禁始息邑諸生故樸魯少文侯哀然權權以陳其
趣覩諸敝衣決履者輒斥俸助之乃約束又不少借也由是
諸生咸斤斤自飭如侯指侯又不以政成自多事上謹遇同
官油油不存城府乃事關民隱必引義固爭不依回往司府
大猾素狎我邑時迂道來魚肉我民侯悉裁之自是相戒勿
敢道黃安矣邑城堙故卑不足恃侯檢餘帑升之高六尺許

役不踰旬民不知費所出又出資飭黌宮前巒卜漏澤地葺
諸壇壝公署咸以時役民忘勞焉侯出冠族乃約己不殊
寒峻公暇課僕灌園自給訟者片楮勿罰貴賓過廚傳咸自
主辦至入覲挈家貲爲道里費不忍以錙銖厲我民云居四
載擢廷評去尋晉秋官大夫余爲建生祠記其事余惟侯之
遇士紳也若嚴父嫺於義方而不溺其遇上暨同官也若師
友無犯而無隱也其崇禮樂善也若嗜飴其興事建業也若
理家其禔身也若貞女而其煥咻我民也則若保母矣則夫
侯之去也而民胥懷去之久也而民滋懷有以哉余茲記貽
來者蓋藉侯爲杓非直爲侯記也侯名存初字復之浙台之
仙居人大司寇容庵先生冢子也仲若叔皆時名賢其家學

所漸從來矣縣志

樵洞二大字石刻

在縣東南二十里秣陵焦竑書縣志

國朝

雙泉堂記碑在縣治九河劉承啓撰

余蒞任三月重建二堂乃掘地得泉焉豈誠瑞應耶抑或以示儆也蓋人有五性之德與地脈井泉流行不息之理一也嘗讀易至井之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言有牧民之責者勞之不已從而勸之勸之不已又從而相之能勞民勸相則民德可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往來用之井井不窮矣故井之九五井冽寒泉

食言井養之德具而井養之功行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言恩澤及人而井養之功成也雖然余何能大成井養之功惟因泉而甃井甃井以蓄泉固兢兢惟贏其瓶之是懼特記而鐫諸石以自儆云縣志

羅田縣

漢

王會題石

在石柱山之西地名香鑪石舊志謂石上有後漢閩中王會書今漫漶不可識縣志

宋

建炎殘碑

在鳳凰關外碑字漫漶僅建炎元年戶部尚書丁未進士十
二字可辨縣志

玉虹泉石刻

在縣東五十里字畫遒勁鑿鑄深朗近為湍流漱齧字痕剝
蝕僅有存者

何錫汝

縣志作
王姓

紹興閒人詩云百尺雲巖佛閣前晚鐘疏葉

思悠然岸邊酌酒和清露石上題詩染翠煙半嶺泉鳴通古
澗數峯秋盡隔寒川西風似欲吹人起去逐騎鯨汗漫仙

石
存佚
考

雪巖山石刻

在縣治東五十八里清熙閒蕪春郡北南陵霍佑奉檄勸賑

偕邑令詹魯山遊此立有石碣縣志

元

吳孝子墓碑

在獨尊山麓皇慶元年孟春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
院編修官彭寅亮撰集賢殿學士朝列大夫行國子監祭酒
鄧文原書翰林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曹郁篆額

縣志

樂道菴石刻

在縣西平湖勝人堂後石上橫鐫盤隱二大字中直鐫朱公
盤隱先生樂道菴九字左鐫大元至正元年右鐫辛巳歲吉
日立左旁鐫字三行大半剝落只存悠然往古心相遠雲空

林我亦歸田翁願結十七字末一行存進士令尹臨允登題
數字餘不能辨

縣志

明

劉將軍墓碑翰林院典簿朱善撰

洪武十年八月癸亥皇帝御奉天門時有永平衛指揮僉事
劉廣陞辭歸葬其父應春皇帝乃曰朕以武功開天下凡將
士建立奇功者於其祖父母父母必有褒贈之典以爵冥冥
者也今廣既奉喪歸葬宜加碑銘之庶不負忠臣之勞特命
臣善述辭以銘之臣善拜首稽首謹撰云案劉氏譜系出自
陶唐所從來遠矣其世居蘄州羅田縣者廣之族也廣祖慶
父應春皆服田力穡克勤克儉鄉里稱善人焉應春後以兵

亂徙六安因家焉廣自兵興即以軍士屬宣陵侯曹良臣麾
下臨事不避難以勤謹見信任歲甲辰奉旨職千戶守廬州
歲丁未從攻湖州克之移守太倉復調征蘇州率所部摧堅
破銳數獻俘馘張氏之敗廣與有力焉隨大將軍下中原於
是拔益都定濟南平東昌克棗州河北之民扶攜而至回軍
汴梁從宋國公馮勝取潼關再息兵於汴七月從大將軍渡
河取衛輝降彰德八月至燕都敵軍北遁遂破永平大軍席
捲長虹疾驅勢若風雷不數月間山東西關內外悉皆定矣
凱旋命守通州與元相也連戰勝之復從右副將軍趙元上
都復守西山從副將援大同與元將軍脫里伯等戰有功轉
戰定西勝之已而凱旋命守通州焉洪武四年歲辛亥聖天

子以廣積功累勞宜加陞擢乃命以宣武將軍永平衛指揮僉事在職七年戢綏邊境軍民安堵上甚嘉之十年春三月父應春以疾終於六安訃至廣衰經哭泣袒踊哀動僚屬本衛爲請於朝其意未達上聞而乃元將驢兒以兵潛入永平界內將斥埃者擒去邊報既至上乃聞之星夜馳驛永平命廣率兵前去追捕廣聞上命至釋喪服披甲胄率精兵步騎千人兼程並進抵所在俘彼州主而歸既還已三日矣其敵將遣騎千數追急將近廣待彼來於是伏銳士於崎嶇草莽間廣數騎緩行其追者見兵甚少直趨而前廣遂勒兵與戰伏兵四起於是俘敵將平章欽察及右承阿未改帖木兒等參政蠻子等共十六人再戰復生擒平章安童首目人等其

餘獲到戰騎軍民大勝而歸捷音上聞乃詔入朝遂以八月某日至京師陛辭之日賜楮帛二百緡俾歸葬焉應春以某年某月某日生以某年某月日歿享年七十有四以子廣功封宣武將軍指揮僉事母汪氏以某年某月日生以某年某月日歿享年四十有五以子廣功追封德人應春父慶享年八十有三母湯氏享年八十有四應春獨生廣乘風雲之會際日月之光克顯其先世之陰功豈偶然哉廣祖父母及母皆葬羅田今又復奉父柩自六安歸葬先人之側其亦可謂能子也謹奉敕爲之銘銘曰家之豐惟子之功永世無窮家之貴惟子之力永世無斁錫予之厚封爵之榮視茲銘刻於以勸忠

縣志

黃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瓊州太守程瑩墓誌銘瓊山邱濬撰

余奉命視學金陵楚庠生程謨捧狀來謁曰先祖守瓊州卒於任奉遺骸歸故里尙殯淺土今卜期以葬誌銘缺焉希一言以光潛德予聞之不勝涕泣憶予弱冠時初識文理汗顏入試公以遠大期予拔第一得補博士弟子員且悉予貧所以資給而玉成者靡弗至今謨來請銘予其敢辭案狀公諱瑩字汝崑號伯玉派出古欽太原元譚之後與忠莊公暨兩夫子同源及綸登進士總制軍事會元兵機泄避兵於羅其子道列卜居於羅東之汪家山遂籍焉傳祥卿均用兩世皆不仕祖廷佐爲邑諸生父志剛洪武時由鄉科任行人司正以直諫謫遼吏目母胡氏初封安人後以子貴封宜人生子

四公居長成童時聰慧過人及長邑令聞其賢徵爲椽吏公雖小就手不釋卷從遊於通政祝公門遡伊洛淵源精易學兼善草書永樂時赴役天曹以奏對合旨授禮部司務十三年出使日本陞本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十九年陞本部員外郎宣德二年遷郎中在部二十七載政績炳著至十年瓊州缺守舉朝推公上賜璽書俾乘傳以行亦異數也瓊居海中四至水鄉距京師甚遠禹貢職方不列邊民雜處至爲難治公單身赴任以興學爲首務捐資課試凡登科貢者皆所拔士革罷土官省伊州縣准鹽折米本府倉收而海運之苦以消逐尼毀菴田給里戶而異端之害以除聽斷不冤刑賞悉當公暇卽攜文學之士詠遊山水閒所以瓊人至今感頌不

衰立遺像勒碑銘祠名宦以報其功豈非公之始終以誠入人者深哉公生於洪武辛酉年正月十九日卒於正統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八歸殯日宦橐蕭然以士民贖始得還太夫人嚴評事長女貞靜純一事姑以孝相夫以順後公十年卒子一永潔以悼父過傷亦卒於瓊今合葬於七里衝石堰頭禮也孫三詳諫謨曾孫七皆不墜家聲人以公厚德之所遺云銘曰於維我公全楚之英歷任中外勁節忠清瓊海被德思慕彌深食祿三品僚屬欽承梁木云頽朝野震驚况親函丈甯不涕零夫妻父子同奠佳城勒名貞石永光厥聲

縣志

知縣徐泰去思碑尙書倪謙撰

心之官則思思者感物而動者也夫人有受人一飯之恩百金之惠者尙感其德而思之不置况乎推一視之仁徧百里之邑使其家給人足俯仰必遂其德在人淪肌浹髓豈但百金一飯而已哉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是宜思慕無已也黃屬有羅田焉成化元年詔江陰徐泰字士亨來知縣事士亨景泰丙子京闈發解第一人也學有源委而存心仁恕立志遠大其得縣爲治遂以一夫不獲爲己責下車之初與城隍誓曰政事未備神其默相怠政姦貪神其降殃故其蒞官臨民廉謹自持克勤撫字恪盡乃心一本於誠凡百有爲皆可質諸神而無媿是以扶善抑強濟貧惜患阜民爲先勸農爲急貧無牛種者官爲給之助其耕藝興學校以振士風厚

儲蓄以備救荒置義冢以掩骼胔歲嘗大饑發粟以賑有饑損廼瘦不能負粟者捐俸廩倡率邑之富民輸米糧爲粥食之鄰邑饑者聞風來乞亦食之而不拒活民不可勝計有男女不能備嫁娶之禮者禁其論財悉令婚姻軍民有本戶過繼他戶者官爲出償贖還俾承宗祀逋逃於外者悉還復業免其差役給官田以存活之歸者如市有負租不能償者代其輸納豪強欺蔽田糧者六百石餘產去稅存民苦輸賠士亨精算法寬欺蔽之罪嚴清理之格有田則有糧據糧以尋田田在而糧清欺蔽者悉露占田者輸稅向之無徵困於賠償者皆脫然無累矣民安得而不思之哉士亨本江南富家任六載凡周民之急悉自家鄉輦至一毫不取於民其他善

政未易枚舉是以德教大敷而人化之囹圄空虛刑措罕用親之如父母愛之若四體合七邑之士庶赴京保爲郡守不報都憲吳公琛巡撫湖廣奉敕考察詳其德政爲諸縣第一用羊酒織文彩聯褒美之續聞於朝遂有荆門知州之擢去任之日帑溢於庫粟盈於倉持數印封加於始倍至莧扶旌擁倪號泣處地爲之溼扳留者塞道出境度不可留則脫其靴置之神廟以示其得民心可謂深矣故侯旣去而衢童壤叟耕夫饁婦飲食必祝起居必思相遇於途更相謂曰安得我侯復來撫我哉思慕不已更相謀曰曷若紀去思之實於吾民哉於是老而八十者廖浩等道達眾志遠來請文歸刻於石孟子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仁之感

人其易若此今觀士亨致羅民感悅思慕而愈久不忘者豈非一心之仁所及哉可書也昔劉寬政平任滿去百姓攀車拒輪崔瑗惠普遷秩男女為碑頌德此古之循吏垂休前史者也今復於士亨見之又何讓於古人哉用是紀之以慰羅民情又以為後之為令者勸也尚當考於斯文

縣志

老龍池詩石刻

在縣南十五里瓦窰嶺澗底石上舊刻老龍池三字嘉靖二十年居士劉甫恆勒詩於石

縣志

玉泉寺石刻

在縣西北二十里寺為張明道讀書處其泉淨瑩如玉故名寺後石高六尺許鐫風月雙清四字旁鐫元窟山人四小字

縣志

國朝

龍泉石刻

在縣西北六十里古羊山岩垣側有洞宏敞曲徑可通泉從石罅中涔涔下滴有石凹如井甘冽異常可供三四人飲石壁書松風水月四字蒼勁可愛

縣志

懸翠山石刻

在縣東北多雲鎮大石上書懸翠山九資河六字頗蒼勁旁有款識模糊不可辨

縣志

蘄州

唐

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天寶元年李適之撰呂向書佚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為理者也理之為極故受之以無為昔之真人歸根去羨探有物入無窮所以為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元珠位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芬絲言說滋蔓粵有紹興法寶超詣真宗由密意而到清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舍無聞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

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浮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沙土戲為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剃落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孟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鄱陽所憩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鄱陽大旱師為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木魅毒氣生烟火眾魔成軍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陣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珠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己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爲師穿墓觀其用壯迨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摩之論也及築墳傅土每夕有猛獸踟跡如杵倏然墓成經一十八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墓所遂經三載形體臞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眾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椀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椀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

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眾響臻羣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飢或渴禪師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眾竅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名義學談說人天三論飲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詢真蹟不覺神醉大巫捨棧靡旗廢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部尙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靳瞻言歸省因得禮尊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邁私艱重

集於蓼無怙何恃創鉅豐窮負土墳傍泣血盧次大師哀其
劬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拔於冤毒之海其後皇圖復
禹重構維城神龍之中璽書再降授朝請大夫旋追赴京輦
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強弟子以行雖閒闕積年而誨誘無遠
屬有東信至自蘄春方承八年諱問具說最後功德恨不親
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
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
不解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人物變異香氣晦合池
水自黑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柏凋瘁四部雷動
三界淫泣或絕於地或訴於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已
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敢遷閉

近日薄加香漆四眾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劫代而相
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徒徵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迹
然則見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昧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
識住持強固永爲宗極以適之心存遺偈力荷慈緣髣髴鑿
鑿依稀大傳摛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之筌敢申頌元德以
昭播人天其詞曰皇矣能仁宏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爲禪族
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梁愛河掎拔情嶽肇允光相翻飛度
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尊霰零嚴戒盜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
還魂獨絕人代蒸在林野魔屬不神善緣來假乳似麋獻編
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知歸往虛來實
遇病爲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於機我於往

昔天方薦瘥徜徉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上密受為多未究
深海徒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皆發大怖徧身見血深
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恆往敢告非滅英文苑英華

案唐書李適之太宗廢太子承乾之孫懷州別駕象之子也

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二十七年以祖得罪見廢父

又遭則天所黜疏請歸葬昭陵闕內詔追贈承乾為恆山愍

王象為越州都督郇國公天寶元年為左相五載罷知政事

坐貶宜春太守碑中有先君佐斬之言於史傳無所見金石存佚

刺史杜敏生祠碑佚

金石略蘄州刺史杜敏生祠頌張燦撰史惟則八分書題額

乾元三年五月金石錄史惟則名浩天寶中嘗為伊闕尉集

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集古錄云唐世分隸名家者四

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惟則也金石略彙所書碑凡二十

八而生祠碑居其一焉惜乎不得見之金石存佚考

保安鎮陣圖記碑貞元元年符載撰

甲子歲我王克斬春之明年也是時天王居梁州丞相司徒

勉出於陳留逆豎乘是遂圍六合鯨吞虎踞使宿賊杜少誠

長短兵三萬方將拔斬取黃濟江而南至於五嶺盡以天子

之地懸自受署焉春二月逆師自穆陵陰山白沙三大關支

下而進威聲炎炎如無枝梧緣道邏守已陷六七我師洶然

少沮氣勢王感慨激三軍沈略通神明以是為鎮地勝而險

固卒薄而辱老彼必知我將銳志而圖之設伏眾戎盡殪可也乃命兵馬使伊慎桀帥驍悍四十人銜枚宵入張諸柵之卒人伏於莽閒賊裸體來以螯弧偕登於是中軍一鼓萬夫雷呼內兵乘高而唐突之伏卒陵背而芟割之紅旗拉風長戟如倚晨暮三接朱殷溪瀆獲馬牛百萬蹄斬首數千級其餘斃踏瘡瘡皚枕籍者遂大築京觀以光武功焉由是氛霧蕩八方日月麗大幽兇醜懷締構江淮完推命江淮而南父子夫婦無僕虜之患皆一舉之力也故自希烈亂常天下擁兵之諸侯議鴻勳茂績者莫敢承風焉先是包大夫佶司天下之賦將自揚徂荆萬檣峩峩不得安動繫我之捷即陸驅車水方舟驚颿駭雲集貢於天王君子為我王之勳績也

大宜載太常刊鼎銘豈獨續縑素而已載忝賓介廁囊鞬之末得備書事揚公休聲貞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記州志

蕪州新城門頌碑貞元十六年符載撰州志云碑久佚文見文苑英華

大唐庚辰歲秋九月岳鄂觀察使御史中丞鄭公前牧于蕪春始佩銅虎符是年冬十一月蔡人不虔天子詔諸侯之師誅破之我有疆場與人腹背慮禍甚劇為虞落然民大愁恐若寇暴至是邦也夙昔無事人傲慢垂百餘祀城隍不張頽墉壞堞僅為平野公乃度舊址量客土備畚鍤肅丁壯勃然而興於是謹刀布以索力考磬鼓以蕩氣嚴進退以設令立師伍以程課烝徒雷呼萬鎚星飛誅惰聳勞閒無留時凡甲子五癸即倅然城成矣墉高三雉門容兩轍周迴一千八百

黃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四十步門臺睥睨霞艷雲截如崇山斷岸邈不可嚮議金湯者我居首焉日者嗣曹王皋討希烈之叛於此嘗具板幹作為坏築役徒巨億經費稱是樹而復潰卒無以能名風俗耆老以為蛟螭靈怪蟠窟固護使人不見其績也公躬自省視循理辨物心禱且計輔之至誠遂用堅緻於戲斬城楚舊封也疆淮蔡邇申息地當隘束實生攻奪若向時敵者驅鐵衣出穆陵襲我無備搖脛而至即江淮之南吾見其波動矣然俾夫大藩倚其固郡屬抱其勢千里士庶高枕而臥寇不敢萌彎弓捨矢之意者新城之謂也由是大君聽民間威聲聞以公有文武上才故拔自倅牧雄居盛府山川幢蓋皆舊物也夫賢為世重績因時達微新城吾見公之才力事業其湮

鬱不揚乎辭曰庚辰之歲鶉火有彗人用五兵維彼斬下疆及風馬實啓戎情我昔無虞滅其闔閭埤堦頽傾我公作守恢拓荒舊乃修其城百堵言言四阿屏顏轟如雲平扼衝據會寇不敢過生人攸甯綱維盛烈遭時而發鴻振芳名我有貞石不追不琢孰聞風聲是用作頌冀茲不朽日月並明

正覺大師碑在州治

通志金石略

漁田寺詩碣

在永福鄉西湖尾舊刻有賈島詩今佚

州志

五代

四祖塔院碑

李景

景一作璟

正書篆額保大三年正月十日

寶刻類篇

天福八年癸

黃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卯南唐李景立改元保大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

宋

六逸石題名

在三角山上鑄元豐八年三月主事陳同知□文林郎編修

□避暑憩題並刻有詩金石存佚考

閩清令蒲遠猶自撰墓誌

元祐六年豫章黃庭堅書簡寂觀道士陳善淵摹刻在蘄州安平鄉獨山之麓嘉慶十三年土人墾田得之

遠猶蒲氏家成都字仲俞生於大中祥符辛亥歷五朝八十有一年遠祖本河中寶鼎人仕於唐隨僖宗幸蜀及乘輿反正中原亂遂爲成都人曾祖父諱勳祖父諱裕先君諱亮皆

不仕遠猶幼而好學學賦於代淵受易於任維翰學詩於周式受太元於徐庸慶曆六年進士及第授綿竹尉移集州司理參軍梓州司理參軍皆以親憂不赴服除了無仕宦意閒居益讀書學文婆娑鄉里者數年親友激勸乃調河南尉用薦章移臨晉令以蜀人例移閩清令到官踰年病腳氣尋醫歸至舒州長風沙而舟壞全家幾葬魚腹是歲熙甯庚戌也會任師中仍在齊安館我於臨皋亭不能期月孫叔康昌齡在蘄州以舟來迎至則寓浮屠舍且謀歸蜀而蘄州亦江淮之會有魚稻布帛養生之具足年又漸老遂卜居焉買宅一區有田數十畝可供伏臘其歸蜀與否則在子孫矣娶晉陵張盍之之女卒于元祐戊辰葬州南石鼓院南二里二男二

女長女嫁眉山陳綱長子穆舉進士再試禮部次女嫁河南王蒙亨幼子稷自有母孫晏始十歲女五歲有歌詩雜文十帖未次嗚呼古之誌其墓者惟誌其前後左右山澤而已後世遂名其文行功業然四物者必躬有道德仁義遭時遇主有崇爵大位有功於社稷有澤於生民或不遇無位則必有卓然獨立之行可以名世苟無此不可以黃壤朽骨厚誣來世予生太平時無可銘之具衣帛食稻大耋而不衰但乾坤中一幸民耳恐後世有銘予墓者加釀空文死而有知予豈不自愧乃作誌付稷與稷慎無廢於理命元祐辛未九月十三日誌州志

代淵字仲顏導江人有周易旨要二十卷周式成都人有毛

詩箋傳辨誤二十卷徐庸東海人有周易意蘊一卷卦變解

二卷任伋字師中眉山人所敘師友皆當世知名士金石存佚考

黃梅山貞慧禪院法堂記碑李綱撰佚

教外別傳正法眼藏自達摩西來至忍大師為震旦第五祖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繇一燈傳百千燈至於無窮得法者不可勝數豈具信根久乃純熟堪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節因緣自應爾邪蘄州黃梅五祖山貞慧禪院祖師道場為天下名刹而法堂歲久雲蒸木腐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蔡氏聞而喜捨捐家資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新堂之高五十有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修梁虹互層簷暈飛宏博嚴麗遂為江右諸刹之冠經始於宣和壬寅

黃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之秋落成於乙巳之冬始之者長老自表也成之者長老宗
紱也堂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余被命居武昌假道湓浦紱不
遠千里過予求爲之記余謂紱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佛
菩薩爲法出世記夢如幻况其餘乎今子建堂說法土木之
所假合丹雘之所粉飾其堂然也以何爲法直指心源見性
成佛其法然也以何爲說撞鐘擊鼓升高廣坐有問有答敷
演舉揚是說法耶瞬目揚眉捻搥舉拂屈伸動靜四威儀中
是說法耶夫說法者實無所說而聞法者亦無所聞故屏卻
咽喉脣吻道將來乃能問待有廣長舌相向汝道乃能答此
無一法與人彼無一法可得以法名堂因堂顯法已爲贅矣
而又何以記爲哉紱曰雖然如是佛法門中闕一不可故諸

佛土有以聲音言說而爲佛事者有以樓閣莊嚴而爲佛事
者此堂倚白蓮峯下瞰九江前揖廬阜清靜爽塏具勝妙境
而水鳥林巒熾然常說牆壁瓦礫咸助法機妙法宣明不假
開示至於不得已而示人提唱宗風應機接物縱橫卷舒或
語或默無非第一義者夫言語解脫文字相空於夢幻中卽
夢幻而作佛事乃佛菩薩之旨也得公之文以記歲月作大
字榜楹閒使遊方具眼衲子登斯堂者有悟入處向上事直
下承當末後句目前薦取省住山翁半力不亦可乎余輒然
一笑乃爲之書建炎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具位李某記

集 案黃梅山今屬黃梅縣

李綱
梁谿

資福法堂記碑建炎二年七月釋惠洪撰

佚

資福禪院在金沙斗方之北奇峯峻岡環繞以掩映風林雲壑祕邃以曠平自非逃世絕俗亡軀爲法者無因而至崇甯閒蜀僧文慧嗣百丈九肅禪師說法此山求心之所決擇發趣之所歸投凡叢林之所服用寺宇之所宜有者十八九矣建炎元年十月住持沙門九琛以書抵印曰寺僧紹恂者無諸人惠公之高弟有行業淮山道俗愛敬之惠公以政和五年遠化諸大檀越重修潮音堂一所俾知法上首臨眾演法以上祝天子之萬壽恂欣然從之於是遠近聞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勸者輸語越明年七月而堂克成凡用緡百萬有餘乃設無遮大會飯凡聖僧而落成之未有文以記其事公爲我記之印曰自後漢摩騰竺法蘭來自梵天館

於洛陽鴻臚寺有經而未有精舍至吳赤烏中康僧會入建康架茅茨與其徒以行道有精舍而未有僧三日男子朱士行最初落髮有僧而未分禪律迨唐之朝禪律並行曹谿獨號禪宗而律學乃不敢與之抗行元和中百丈大智禪師方建叢林廢蜂房蠹穴之眾爲九州四海而建大法堂以總眾生於天下禪席宗之知比丘因法相逢以法爲親主者升座而坐學徒雁序而聽示尊法也恂能化檀眾以成斯堂其知本者與資福院爲此邦之福田道俗男女貴賤老幼者較關之者得長老升堂佈法雨以滋灌之令善種福芽叢生而並茁其爲惠利豈有既乎不可以無書惠洪石門文字禪

資福院逢禪師碑銘釋惠洪撰

佚

自達摩入中國授二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之單傳至曹谿藏其衣故諸方得者輩出其魁壘絕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廬陵清原者特爲學者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令逢禪師者清原九世之嫡孫黃龍機公之高弟也此先蓋福州閩縣人生於陳氏自其少時英特開爽不愛處俗者年敬愛之唐乾元初落髮於隱真寺明年受具足戒卽策杖遊方聞黃龍參出巖頭門峯孤峻自荆楚舟漢江抵鄂渚而機公杜門卻掃棧絕世路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叩其戶俄聞疾呼曰擊門者爲誰答曰令逢曰未來此閒亦不失答曰若失爭辭與麼來曰來底事作麼生答曰昨日親自渡江黃龍於是開扉笑而器許之師從容遊詠日聞智證雖不事

接納而戶外之屨常滿痛自韜晦而人間之譽益著以順義癸未之秋辭黃龍北遊戾止蘄陽月峯之下勑爲茅茨一飯奉身跣趺終日學者追隨而至川翰雲委前刺史奇章公拜謁受法要而請升座道俗懽呼謂一佛出世遂成叢林號南禪男子張宏甫施宅爲寺莊嚴之妙疑絳闕清都從空而墮也歲在戊子夏淨髮更衣而坐謂門弟子曰吾委息後衣麻饌客號踊哭泣皆不可爲苟違吾言則非吾法侶於是以書徧辭檀信六月八日示微疾泊然而化閱世五十有一坐三十四夏塔於郡城之北太和中忽見夢於父老曰吾欲出塔大作佛事於是啓塔而顏貌如生萬眾作禮龕而供事之自是則能指揮造化縱奪禍福使雨暘時若百穀茂遂民建寺

其旁世以父子傳器夜燈午梵自唐迄今不替政和之閒禪
林易之更兩代荒殘如逃亡人家宣和太守林公以嘉祐寺
彌勒院僧擇文主之從檀之請也文疏通解事材智有餘道
行信於邦人初至之夕適大雨九徙其牀一年而施者填門
冠蓋無虛日二年而修廡密室綠疎青鎖三年而崇殿傑閣
閒見層出遊僧過客摩肩仍袂已至者忘去方來者如歸余
嘗與林敏功子仁過焉子仁曰寺以律名而禪規不減諸方
廩無餘粟食堂日集千指非有大過人何以臻此余曰昔
臨濟北歸仰山歎曰此人他日道行吳越但遇風則止滬山
問有續之者乎對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故
世稱念法華爲仰山後身庸詎知文非逢公邪子仁曰彼以

荷擔大法此方從事有爲仰山逢公若是班乎余曰昔普淨
禪師不務說法庵於王城之東日浴萬眾曰時機淺昧難提
正令姑使善法流行足矣又安知逢公之意不出於此乎明
年冬遣其徒來乞文又系之以辭曰我懷巖頭僧中之龍本
無實法但識綱宗乾笑德山怒呵雪峯如獅子吼香象失蹤
又如麒麟不可繫羈羅山控勒明昭追隨逢則晚出天骨權
奇振鬣長鳴萬馬不嘶清溪之上駐我巾瓶笑示死生洞開
戶庭意行出入不施鑰局至今城北白塔亭亭寶鈴和鳴上
千層霄下有全身百神來朝劫火洞然大千焚燒而此堅固
無有動搖咨爾邦民當加敬虔蓋此大士是汝福田如黃琳
公如和寶禪刻此銘詩以壽山川

石門文
字禪

教授廳記碑朱子撰

體刻於壁
勸學舊有朱元晦教授廳記明洪武初知府左安善摹朱書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為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
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材
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
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為己之學庶
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
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
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歎曰學官宜朝夕於學與諸
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

壤焉請於州願得為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
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
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
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義理之要又考諸
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月有程不躡不惰
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
治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
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
是勸之為士者始知所以為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
教之行而將有成也龔石於堂考前為是官者得自某人以
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

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
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為迂闊於事
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於後蓋非獨使繼李君
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
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實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

月壬子新安朱某記金石存
佚考

觀頤視履四大字石刻並詳
山川

淳熙乙巳仲口趙不迹為潘口書蘄春三角住山宗瑞上石
案蘄水志以為趙不迹書蘄州志以為潘震書實則趙為潘
作也不迹宋太宗六世孫漢王元佐之裔贈通奉大夫見宋
史宗室表太祖後有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十二派

太宗後有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十二派魏王後有

德承克叔之公彥夫時若嗣次十二派蓋太祖太宗魏王子

孫并極繁衍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云金石存
佚考

惠民倉記碑真德秀撰佚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圮
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
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
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寓於塾者教之
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
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
以來流通未盡復荒蕪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

而輸於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爲二千石於此而奉養嗇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覲圭勺之贏還以遺吾甿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僅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僅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迺簡僚吏之材者蒞厥事凡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爲萬石者二糜錢緡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縱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

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恤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爲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旣以告於朝下部使者覈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論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無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誠之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某記

金石存
佚考

元

三角山資教禪寺增田記碑

至元二十六年 州志

興學頌碑 并序 危素撰 佚

靳春縣長野仙普化 即也先不花 君既新廟學郡學教授衛炎為記君上計京師稍為余言治邑之事君始至官修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卹災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學之績為最大蓋靳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恆產儒之在籍者二十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於是學舍傾圮絃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下大懼無以塞國家崇學右文之意乃出稟給為之倡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簿蘇世榮教諭魯志暨胥吏富民咸相其役因其舊而修之者大成之殿明新之堂撤而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櫺星大成二門若夫祀所龕室帳帟祭

器無有不備學之閒田悉以種桑歲集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令之所向相勸從事於詩書而敦行孝弟君之於政知所先後如是乃為之頌使刻之石其詞曰我行江濱爰采其靳田多汗萊戶有嘯呻天監下土哀此罷民畀我賢令惟皇之仁學校之行先王善政追我世皇著在甲令靳春有學以祀先聖棟撓宇傾曷以廣訓賢令聿至顧瞻徘徊乃鳩羣工罔敢弗來祇奉明命僉言允諧有嚴俎豆民德孔懷雍雍童冠濟濟弦誦修行明經聯翩充貢繁此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辭輿人之頌 危素說學齋稿

明

靳國公康公神道碑銘金華宋濂撰 案此碑不在黃郡宜入附錄此處錯簡

黃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皇帝卽位之三年混一華裔聲教所被罔閒遐邇梯山航海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於陝州上聞之嗟悼不已既敕有司穿土作室以甯體魄復欲昭其功勳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案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爲蘄州人曾祖文廣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爲務授以長官俄遷爲鎮撫同諸將復九江

擣蘄水黃連砦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專屯成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乙未六月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尙留於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豎砦於天甯洲明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礮破其砦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甫踰月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尙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

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馱沙
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上賜名
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
之樅陽遷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
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
陳友諒傾國人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旣不相疑宜
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
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旣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
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金之賜歲辛丑八月上怒友諒來
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

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某家砦十一月取
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
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六月
友諒圍龍興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上至亟解圍
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嘯呼湖水爲之起立浮屍蠢蠢
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
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璧出降三月進金
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進攻廬
州七月下之八月拔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
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
士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九
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眾獲士卒二千公功爲多四月擣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卽遣銳卒來迎鬪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事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上以江南之地旣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略中原公從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

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翼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諡曰武義卜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娶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余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卽能識之卷甲韜戈率眾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爲爪牙十餘年間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屢從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諡賁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上報功之意銘曰於赫大明受命於天如日之升照於八埏於時康公江險之峙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巨礮轟雷物莫敢撓何戰弗潰何守弗傾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眾內嚮皇帝曰嘻有疏附兮予開誠心遇爾不疑爾礪矛鋌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甯萬國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殫報效如無餘齡孰爲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東吳西楚踰陳駕張身經百戰克豎始亡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於蒲恤其孤弱蔽遮河潼以鐵爲關誰敢操戈睥睨

其開元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恩義斯在從伐漢中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酬其恩錫以茅土孰不壽考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扃帝情憫悼恩命絡繹穿山爲堂畢茲窀穸名垂於史祿延於家翩然而逝公復何嗟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勳有永無極

州志

風雲奇觀石刻

在州署右明成化六年掘地得之首鐫此四字後有律詩二無作者名氏

州志

靖明寺銅鐘

在靖明山鐘聲噌吰遠聞數十里明宏治中唐建明鑄款識

可辨

州志

華編修伯瞻墓誌銘茶陵李東陽撰

嗚呼伯瞻乃止是耶伯瞻質偉氣充才勃勃不可遏其志所期甚遠且大舉進士才三年官一命年二十有四而止悲夫初伯瞻從其父廷佐君居京師時未冠學於楊邃菴應甯與太原喬宇希大並名予見伯瞻書勢已逼人私喜吾湖南後來之傑蓋其在此及伯瞻舉鄉試第一連得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汪寅軒傅體齋二公奉詔授業大見甄賞每閣試與藁城石瑤邦彥相甲乙授官爲編修予又喜曰此天所以玉其成也予與廷佐君同鄉又邃菴知己友故伯瞻視我厚至是又同署日益密每有作未始不出見見輒加進一二載間遂脫舉子習得古人蹊徑詞簡意遠粲然成章予嘗以聞諸

劉文安公者告之謂爲文必先博而後約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伯瞻以爲然然執不變意者天將速其成故使至是哉使天果有意焉則斯人者胡不姑涵育長養俾大有所就之爲愈也予益以慨人之才不易得且不易成也悲夫今年春廷佐君以常州知府入覲歸伯瞻已病秋益劇臥不見客予數往乃彊見之怪其神蘊然比得告猶函一卷具書致予曰巒且別願得手書數通以歸書未成而訃及予既往哭之念無以慰其志者乃據邦彥所著狀爲銘屬希大書而刻之又自書於卷中以畀其家俾藏焉償舊諾也伯瞻姓華氏巒其名世居蘄州以州學生舉生成化丁亥十月八日卒於宏治庚戌七月二十八日某月某日葬於州之某原娶王氏子

女各一人皆幼銘曰吾黨得之吾曹得之而遽失之吁天誰

詰之 李東陽懷麓堂集

贈監察御史南溟馮先生墓誌銘華亭徐階撰

馮先生諱某字某學者稱為獨齋先生後又稱南溟先生黃之蘄州人也蘄故多巨族而馮氏尤以文學世相傳有名聲先生曾祖銘父翺皆嘗貢於有司然其仕不幸不至通顯銘為京衛經歷翺終兗州推官推官父漢以經歷之不遇過自懲不仕以卒然馮氏雖不仕乃蘄之人言高衡德門必以馮為首稱意其後必大先生少而能文章督學使者前後十數輩至輒取所為文置首選而先生行又甚修數曰君子之學要無媿乎其獨其施於人事依於厚至其自守凜如也其赴

人之急若己與有至其平居未嘗有疾言遽色也於是時先生雖在庠序其賢聞四方人則謂馮氏當遂振矣而先生十試於鄉竟不遇復繼其父以貢入太學祭酒甘泉湛公司業琴溪陳公得其文奇之已又廉知其人益奇之陳公館先生於家使教子若婿而先生賢亦益聞六館之士踵先生門思得聞緒論接容色幸有所警發者屢相接也未幾注選歸踰年喪其父方父病時先生終夕侍湯藥而天甚暑其室又迫隘父力遣之先生即戶外露處閱月由是得溼疾比父歿先生哭又甚哀疾增劇嘉靖辛卯六月十六日父喪甫小祥而卒遺言以素服斂距生成化丁酉九月二十三日得壽五十有五蘄之人相與訝曰天之道固不可信乎後五年乙未子天

馭舉進士授大理評事改御史贈先生如其官再奉命董南畿學政遷大理丞諸所與友盡海內名士而士之出其門者亦咸知重行檢薄利祿自別為午山弟子午山者大理號也於是人爭言曰馮氏之厚積而遲發如此予故與大理遊聞而歎焉今年大理以中丞賈公狀請予銘墓予既得論次其事則又歎曰嗟乎人之於善豈非其性然哉有不善人於此其於彼非有損也然而聞其用則以為憂聞其敗則以為喜有善人於此其於彼未必有益也然而咨嗟於其不遇而幸其後之昌者至於久而猶然蓋予所見聞若是者多也而先生尤著自修者其殆可以勸夫為再拜而銘之先生子二人長即大理次國子生天駿女三其二蚤喪存者適生員張儒

葬以卒之歲十二月一日墓在安陽山之隅銘曰茲維先生之遇耶其誦於躬者既賴子以顯融其垂於後者又待子以無窮耶嗚呼先生塞耶通耶彼暫焉者果足以介於中耶州志顧氏祠堂記碑太倉王世貞撰

昔者三川之民被髮而祭於野夫子蓋夷之云先王之世亡論貴賤人人得緣等盡其孝而秦好尊大制黔首毋特祠即卿大夫過抑殺嫌其比於上家不復廟矣而熟於禁者以為固然而忘其自甚或執政大臣坐祠寢見糾有司至勞人主斥縣官費為廟者噫何其陋也楚俗號稱樸嗇其民淫於外鬼而略於祀先斬顧公業諸生時則已中非之歎曰斬之中大夫之宮鱗然其侈者山節而藻稅所以自居亦足矣即藉

先人遺饒什一之息亡所施施之叢林之社而奈何斬一椽先人也此何以教民孝且合族哉於是謀置祠祠其高大父以下而屬爲諸生力未遂久之公二子按察問比部闕先後成進士各以祿之餘至公乃合耕之餘庀材鳩工爲屋若干楹卜宅之陰厥枕維岡堰陂爲塘割燥臨溼檜柏蒼蔚深靚洞幽神所憑依春秋牲牢相協厥資益置腴脂凡數十租族之貧者遊使奉祠取其秫以醴苗彼羊豕左右飧粥以給事育祠旣告成乃合昆季乃率子姓卜日之吉奉高大父以下入祠左右昭穆咸秩於禮肅若盼饗儼若有體雍容裸將始卒不愆尸警位嚴靈風肅然旣畢事公乃餽神之賜揚解而戒曰嗚呼凡我後人毋墜忘先德歲以其日必躬必慤予思

日孜孜砥節勵心毋辱其遺眾穆如也又翼如也以聽君子曰楚自是愧祭寢矣不忘其親孝也合族而以惠遺貧仁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楚之大夫家有廟也顧公風之矣其二令子宜哉

州志

重修城隍廟記碑州人馮天馭撰

歲二月辛卯吳都竹里馬侯承學修蘄州城隍神廟成節判文君炯率僚士耆旄過寢疴別業謁予爲記予寡於文承命維谷然誼不得謝乃諭於眾曰侯自尙書司馬卽來貳蘄務甫四越月姦彊帖柔隱誦發舒政稱孔肅民翕嚮治予方慶惟邦土之依冀專於理爰速丕父顧遑若役爾耶且廟久而圯圯而復緝常也常則不書而惟文之需之亟也然哉僉曰

黃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侯適視篆有盜公所吏贖者詰無自侯爲禱於神且矢再新
顏宇用答靈貺嗣果夢授之獲盜者某抵法收散贖還於官
凡聽決率類是是固侯精誠之極之感而神之翊相於茲爲
烈焉願紀一言以資鑒石予惟國家受命奄有方夏咸秩祀
事郡邑城郭溝池山川阻固有神主之而統其祭者謂之城
隍神與天子之命吏寄同恤庇已也陽二明而災福之其理
蓋相消長盛衰焉爾吏而司平集和於治則民不干紀壤鮮
崇孽神第享成式歆禋祀不者如疾疢薦興旱溢時作神之
不弔有餘譴焉吏罔攸職矣然神道顯人道晦又有識者所
憂吏固不得一聽於神而未鑒以省也昔有唐乾元二年秋
七月不雨縉雲令李陽冰躬祈於神約五日罔應有峻議焉

及期果雨乃爲遷廟報之使令而非陽冰也祈且不克矧期
以約以峻乎顯幽相需影響若捷侯與陽冰均必有得此於
神者然神吾心也其氣吾氣也中和之致位育因之圖度者
僞貪功者僭皆非所以語於斯也本體皜皜精明密察靈源
不特物無遺照是故吾人之所以自修而存神其道二乎哉
予與侯乙未同薦於朝稔侯夙學遠業萬不僅是漫述事略
并就定之慮則絕斂計庸戒亟又侯灼今芳後之餘也廟修
退殿一坊一門一肇建齋寢一時日出納與諸從役名氏具
列碑陰云州志

新建廣儲倉記碑州人馮天馭撰

蘄舊有藩封戎衛官僚胥卒歲額俸餉取諸近邑而僉總於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州登儲紆給亦舊有倉所法俾諸合食於公者月具券以請
爰便稽覈無黠怙寡弱胥均焉蓋肇造惟昔多歷年所迄於
今日就傾圯而姦囹弊匯法意寢失可慨也愚往家食嘗習
聞之每會計自上州時走牒於邑輸不若期率稱遺負卑官
貧卒閒罔自贍始舉而嚮諸里之諸豪取值濟乏其所獲固
不逮按給之三分之一矣積習薦久偽冒益叢豪者乘以基富
乃謀牒卽邑賂吏計將專之緩所部赴以需而官卒之嚮嗟
嗟末愬於上末請於州末速於邑而復靡所恃以生活欲不
盡嚮得乎嚮且盡豪者故善通謁狀態種種而坐守鍵閉倉
人之職虛矣又其甚以嘗覈給之券更市以歸遲之歲時漫
詐乞補有識者閔之而未由以易也歲壬寅五月巡察沱村

史公褒善肅憲貞度以風羣屬檄郡推近川查侯秉彝臨視
州邑搜滌垢弊迫於斬首及倉務纖悉無遺見焉獲犯者百
餘人各寘之法收贖金三十餘斤以付公帑一時政禁孔嚴
人矢弗貳侯曰清額而時給之弊源剗矣吾其新若廩舍以
廣儲峙遂聞於兩臺諸司可之而巡撫石涇陸公杰先是據
請議資並亟嘉予曰沿襲殆深釐正非易允惟子之賢之須
侯旣底定舊址移屬州守張君洗同知李君智判官文君炯
董其事胥飾奮庸冀答委遇以所藏贖金鳩工購木建倉凡
四每倉凡五楹左右對峙藩衛州司各扁識以辨中設廳宇
是蒞出納其前爲憲史行臺堂一室一旁房二門二蓋舊臺
僻在城隅之下區數議遷未果今並創之週遭百四十五丈

限以高垣井井煥煥惟十月戊子興事十二月乙酉工告成
民多未知若役者聚而來觀皆相顧噴愕謂是奚從有邪奚
不藉吾力也侯再戾斬過予問記曰此惟兩臺諸司威德之
致吾懼莫贊其美於今而或泯其績於後也將礱石以傳馭
曰唯唯愚無以遠喻也侯其觀其廩之未穴棟之未蠹乎而
何有於倣也久也隙焉蟲鼠乘之矣乘之則廩棟且敗補塞
罅漏勞鮮於益固不若易之而絕其穴蠹之所由生斯善治
已不然安能使不斲夕齧食而大壞因之故泥常守迹未有
不爲蟲鼠樂趨之地也今茲之舉察弊惟悉而變以救之急
務之智也將命惟慎而勇以成之敷德之忠也取足於贖以
存戒而民用無擾操術之仁也俾邇于憲以廣威而人用有

倣乘法之正也維官若卒歲得藉以均食永永有餘惠也維
豪若吏時得賴以遠咎永永有餘畏也一事而數善備焉是
可以無紀也哉愚何謝於不文不執楮墨之役

州志

文昌閣銘

并序

京山李維楨撰

蘄春南郭里許江有石磯突起哈呀桃花水盛暴集沒頂舟
行遇之輒敗或窒礙不得轉移旅客凜凜不免是懼徐州守
倣掣轡令舍之意構亭其上劣容數人耳方伯吳公治兵於
蘄廣盱營表謀夷變而築宮乘水勢殺時周遭撻菑爲隄級
層累成基平正如砥建傑閣鎮之長年三老識其處晝眠而
過無復患苦初辨方正位厥位當巽巽風上坎水下於卦爲
渙雖渙之水五采成文號之曰績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文

貴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金石下

四十一

昌孰能當此者乎閣祀文昌禮以義起也彤家又謂控扼下
流山聚土澤鍾水土演而民生蕃殖更裨益學宮之勝自
是人省試上春官得雋盛倍疇昔登閣四望左有南山右有
麟鳳二山後則匡廬秀色遙可攬結前則龍津蘭若洲渚連
互縈帶大江而下城郭塵市人烟氤氳林薄蓊鬱魚鳥飛躍
比屋絃歌樓船簫鼓榜謳漁唱鐘梵之音輻輳並至耳目不
暇應接居者行者得未曾有侈談其事而州人陳茂才孺子
索余爲之銘竊比張孟陽之劍閣云其辭曰兩戒四瀆江河
爲尊自北而南湍悍長奔江有豔瀨河有龍門以遏狂瀾以
奠厚坤峩峩橫石靳江中央乃召匠氏削成四方象彼北斗
戴魁六匡聿攷新宮用祀文昌如辟雍環如霞標揭上下往

來巨艦細筏足不虞觸趾不虞蹶氣無沈滯亦無散越載占
諸易惟渙則然柔順從剛在中罔偏血去惕出機得順焉爰
假有廟利涉大川鱗介游泳恬風澄波天時地利協於人和
登高能賦於茲婆娑仰觀俯察醞酒賡歌四民樂業旣富方
穀思皇多士菁莪棫樸貴相理文司命司祿江神佐之咸蒙
禔福作者伊誰新都吳公尸祝俎豆輿誦融融離堆砥柱奇
蹟攸同史記名河渠書中

州志

吳公生祠記碑京山李維楨撰

新安方伯吳公以憲使部武漢黃三郡治蘄樹風聲著話言
引表儀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教防利委常秩期年吏恪於
位兵輯於伍農狎於野商旅出於途時無逆數物害無生尤

黃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以建國長民教學爲先羣所部博士弟子員而董振擇之游
有鄉處有所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
使鎮靜者修之體貌以左右之明法以宣翼之恭敬以監臨
之勤勉以勸之德音以揚之爲新學宮使羣萃而州處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又爲置田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匪
頒之貧士無失職者又以山土之聚敷物之歸川氣之導澤
水之鍾也當江下流中壘石爲山建文昌閣其上聚不弛崩
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亦不散越於彤法家言最勝州人士
爭自濯磨求無愧爲公弟子春秋獻賢能書升司徒曰選士
升司馬曰進士辨論官材布在中外倍於疇曩州以文獻大
國各國人與四方縉紳學士歸功於公而公已晉秩行其門

人歲時伏臘有事於文昌閣者相與歎曰吾黨小子仰公若
黍苗之仰陰雨公實比蔭膏澤之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夫文
昌血食於茲非公何有吾黨擇柔嘉選馨香奉犧象陳鼎俎
靜巾幕考鐘鼓駿奔走於文昌而曾不以簞食壺漿如鄉者
迎送公惡乎可庚桑楚匹夫耳居畏壘大穰畏壘之民尸而
祝之祀而稷之不腆蘄稱方州公之爲德也深矣植本也固
矣生而尸祝公不亦可乎夫公盛德大業學校則祀馨宗廊
廟則從大亨他日誠未可量然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及今
日而祠公觴酒豆肉庶幾公不吐夫亦感恩知己至情不容
已也諸與余善者走使質余於禮可否余報之曰禮非由天
降非由地出人情而已諸生情之所至禮亦至焉是爲禮以

義起夫誰曰不然余案舊史生祠自漢樂布石慶于公鄭重
張奐任延以來代不乏人人無異議秉彝好德民所歌舞天
必從之禮從宜因時惟至當之爲貴復何所疑諸生曰宗伯
典稽諸古而不謬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照之其
在斯乎祠成錄其說勒諸麗牲之石

州志

廣西思恩參將李公墓誌銘京山李維楨撰

余偕李淑元舉於鄉講兄弟之好在史館時淑元晉讀中祕
書而伯兄千夫長一元公部賦入京師得見之膚革充盈才
可急使也公名同春一元其字父爲東池公兄弟悉以池爲
號公則仰池云先世息縣人隸鳳陽府後以崇王就國隸汝
甯府始祖慶公從高皇帝起義累功授正百戶隸山西朔州

衛再傳至斌公征香爐山有功晉副千戶改隸蘄州衛左所
數傳至震公無子東池公當以弟繼掾吏持之若多與我金
不則削一等貧無以應因降授百戶歸而司屯政有郡理奉
檄覈蘄州衛所事而身坐岳陽徵諸案牘東池公亟奔命遺
其籍郡理疑父乾沒幽圜之公時從行匍匐入懇請以六日
爲期取還報無令父受誣涕泗雨下司理憐而許之冬大雪
舟楫不通跣而行足爲重繭如期至事遂解而語諸弟吾乃
今而知文吏之貴也自今以始諸弟任學予任費學無惰媿
督學使試蘄士興國涉江踰嶺覓得驢以乘幼弱弟而身杖
策隨之不違淖體鴻大股以下爲裂矣父病泥首呼天乞以
身代醫藥百端不效而父執少弟手付公若代我爲父公泣

受命與諸弟謀親喪所自盡今不能成禮諸弟他日卽富貴
何益某可貸某可貸也父聞而呼之曰孝哉天鑑斯言必有
佳兒報若吾復何憂第憂兒過飲耳哭而伏牀下頓首曰敢
不服膺而父遂瞑終其身不內勺飲服闋詣京師言祖爵爲
舞文者所奪詞辨如雲司馬奇其貌仍以千戶嗣奉職恪勤
而淑元與仲弟少弟先後舉進士公笑曰猶記策驢時事耶
獨恨吾以介胄踞諸弟上雖然吾亦有以自見以武功爵進
指揮僉事有巡江之役建營房使士不露處而增列戍數百
區所捕盜數十百人桴鼓不聞部賦半道假寐若有語者河
且廡淤怪之起勅舟人速進迴視他舟滯者累千漕帥罪公
亂次督府不可是宜論功何罪之有後一歲復領運遭石尤

風覆舟稱貸以償粟貫漕卒不問已視篆布其德而兆其謀
理僚屬貧廢嗣者十餘曹同列因污巖以他事當道悉公賢
讒不行稍遷楚運糧都護都護無公署所領諸衛各以四十
金僦舍公歎曰是誨貪也捐橐中六白金建署至今不得口
實箕斂矣怨家夫婦反目婦執夫所誣公移文來訴公取焚
之勝敗若化吾不介之胸中久矣而長舌何爲公初與叔弟
俱艱於子謁款泰山出資爲仲署側室而公有二子仲有四
子己晉分閩於浙爲副於粵爲長單騎之官刻厲如昔而戒
其婦奉母無違過全州大佛寺佛燬於火取沈水香造之爲
母祈年己晉思恩參將居無何念母心動遽解組歸次武昌
承母凶耗嘔血數斗自投於牀病加矣入門號咷擗踊食不

黃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盜米毀甚不及葬母而卒公宦三十年一錢不入私室視兄
弟子姓如一身慕張公藝同居立家訓兄弟致美無分異無
蘊利生孽又爲義屋義田贍宗之貧者所全濟鰥寡孤獨顛
連無告戚疏遠邇不可勝計病日自爲祭文理凶事卜瑩域
遺令葬無過七日無惑形家言無受奠吾飲水數日卽祭當
以水語畢舉手別諸弟而逝年五十有九仲子棟與季弟子
太學生樸屬余志銘銘曰急父難兮併賦痛母亡兮身隨友
諸弟兮咸宜廩有粟兮同炊譬纏綿兮葛藟死甯忍兮離披
祖溢我兮繹思復世官兮靡虧屬橐鞬兮四馳既能廉兮能
慈部曲驩兮誦之不二心兮熊羆古之人兮兼資今之人兮
誰其尅武夫兮恢奇爲邦家兮羽儀五葉傳兮葳蕤如一日

兮怡怡江有沱兮名斬卜兆吉兮在斯暝則藏兮何遲考終
命兮宴嬉格上下兮神祇顯百世兮本支美不虛兮銘辭州志

國朝

火星祠記碑州人顧景星撰

歲在壬辰楚大旱春斬災秋又災大吏以狀聞

詔免今年田租之半按察僉事曲周王公禱於神洪雨滄澍焦禾
復青乃謀祀火問顧子顧子曰聞之古之占火咸主數或主
象或主神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夫陳
水屬也火水妃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此主數者也十七年
冬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
則宋魏陳鄭當之於時爲五月以丙子若壬午之日此主象

者也明年夏五月壬午四國災鄭子產大爲社祓禳於四方
祈於元冥回祿襄公九年宋災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
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於是有祝融鬲伯相土之神名爲火祖
以祀之而紀時焉此主神者也象數不可爲而神則若可崇
雩而禱之者無已其主神乎公爰度祠南門之內四旬祠成
屬顧子爲記顧子曰詩不云乎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今以旱
祀火古之遺意與火祖官於天宗記曰季冬祈來年於天宗
天宗尊不可遽祀因其官而祀之如堂廉遠不得遽聞因在
位而聞之不亦善乎遂復於公爲之記

州志

貞慧寺記碑州人顧景星撰

蘄州東山大伽藍唐貞觀中僧宏忍建宏忍隋末黃梅人廣

德中賜號大滿禪師嗣四祖大鑿禪師法所謂五祖是寺初
名貞慧咸亨中別建於馮茂之東遂改名東山自達摩耶孤
傳至是而五宗皆出其後五宗惟臨濟最盛宋哲宗時南嶽
下十三世演禪師嘗禪師十四世自禪師青原下八世戒禪
師九世秀禪師嘗往來兩山居之佛幢華禪師者臨濟下三
十二世嗣聖恩壁禪師止匡廬之歸宗歲丁酉郡紳士迎居
東山繼演老五公而起則師也此其源委大略云當貞觀時
蘄治去今西北五十里宋景定三年築今城先是荒山大江
無塵井城郭而寺之在塵井城郭近在五百年內耳崇禎兵
火寺巋然在僧海蓮募修之工稍集年饑予引范仲淹皇祐
初治浙事諷當事當事以爲然明年棟柱榱橈費發無摧撓

鼓漏者則蓮爲之也又明年建方丈庖漏則總戎賀公因華
禪師爲之也於是海內更知東山爲諸方冠嗟乎佛法衰王
繫時隆汙末流滌濫不足殫究然而桑門梵宇莫盛於今各
奉宗師離立宇內皆有勦建纂述而東山實先价偃輩出繇
唐歷宋凡一再興於今復振可弗識與寺自洪武十五年僧
祖鑑修正統十五年法治又修舊碑泐無攷見於志今華禪
師與演老五公當爲此庭列祖蓮曰不碑恐後愈沒前事僉
曰然確石乞文爲記俾來禩獲聞如是共出貨力自職官至
庶姓書於碑陰

州志

宗遠禪院記碑州人顧景星撰

萬歷中海內晏然風俗醇粹學者喜談性命顏山農何心隱

之徒閒竊佛氏參吾儒李宏甫逃儒而釋智辨皆足移人於
是佛儒其辨如綫先大夫中歲謁部得郡判病足不仕侍曾
大夫處林下所從遊多顏何弟子故閒取佛氏以廣情而遠
俗焉而同里故江油令張公日新指揮岳公某田公某文學
易公約菴高公某陳公某爲齋會買蘄城東埂搆屋數楹號
八關社亦名八公社八公卒而鹽法副使袁公世振新其故
楹與耆老曾黃吳僧太空大定歸宗更名宗遠社宗遠者取
陶謝諸賢於惠遠云爾兵興以來人亡社火自建而廢凡五
十年藜藿所拄毳毼逕焉僧慈舟者蘄人亂後棄家爲沙門
走海上十夏臘歸闢址爲堂殿廊庖十餘楹時大旱饑民有
賴傭估以活者地東西南北若干丈陶用若干戶牖外達望

南湖諸山明秀如鏡中小舟雜鳥雁草樹虧蔽略約斷續春秋異觀晴雨變態鐘鼓悲壯幢幡颺颺院成仍名宗遠乞文勒石余惟佛法自黃初至義熙中國之民始披緇翦髮意當是時不啻興辛有之歎而諸賢樂而與之遊何哉蓋有感於中而託以自廣云爾予嘉茲善舉而名又善焉亦重有感於前人故爲記

州志

明山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墓誌銘州人顧景星撰

公諱樹初字客天蘄州人會祖諱言聞祖諱時珍太醫院院判封文林郎生考諱建中文林郎四川蓬溪知縣贈中憲大夫妣某氏封安人

字缺二

考建木贈中憲大夫妣某氏封安人初太醫夢朱衣人曰來報汝陰德覺而生孫蓬溪弟建木未

有子乞爲子蓬溪卒舉家產付兄弟而自以菽水事嗣母舉萬曆四十六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天啓二年權河西務寶源局銅乏派榷關備解若干斤公不以擾民自捐貲購銅又先期入大司農能之薦於朝召對上但稱聲音洪亮薦者大失望明年以郎中司宣府餉鹽商輸粟不實按名責補商齋金乞寢其事叱遣之因中貴人爲之請又不聽無何出知陽和府魏忠賢遣其黨巡宣大自巡撫下望塵拜謁公稱足疾不出烈皇帝誅忠賢臺臣以方正薦陞山西按察副使巡赤城口外立市怨中國不信公至勒石示不欺順義王遣使厚謝公公亦厚報聞於朝降諭慰勞覃恩授中憲大夫請移封本生父而自以中順大夫落職築館湖上扁舟野

服號西湖釣叟耽酒工詩有穎餘慵緒數卷崇禎八年寇犯境公捐郭外大池決隄通湖以衛城十六年寇陷蕪遇害年五十七配朱氏宜人先卒繼封氏宜人偕死生於萬曆丁亥四月七日卒於崇禎癸未正月二十八日子三延慶貢生同遇害具慶文學朱氏出全慶文學封氏出具慶子三之璿之玖之瑤全慶子一繩祖以某年月日葬公東湖猴耳洞之原公在陽和赤城皆有祠廝則自其祖考皆崇祀景星既受其子所為狀為李氏四賢傳而又為公誌銘銘曰仁術壽世職公先闕樹贈言報靡譽俎豆三世侯邦賢處豐而約厥德剛毅魂雄魄歌國殤目窮千里歸心傷缺石維幽旌日新匪昭羨門授後人爾臧爾熾宜子孫州志

桃花村石刻

在蓮市湖顧景星桃花村詩注云湖邊舊有石刻桃花村裏

有人家白茅堂集

贈中大夫盧公神道碑銘太倉吳偉業撰

丙子歲偉業被命偕給諫萊陽宋公九青典校湖廣鄉試時中原已憂寇盛彌漫豫楚之交流氛四出羽檄交道謬以一介度奉簡書揚旂馳驟巖疆轉徙金革幸得畢使以鉛黃甲乙多士鎖院三試所弋獲皆為俊民而蘄州盧大夫絃在選徹棘捧雉來謁匆匆然君子人也既而詢知其家世以儒業發聞尊人呂侯公經行犖犖為儒林長德余嘉其學有淵源稱歎者久之迄今兩閱星終而大夫來為參藩董儲待於茲

士一再過存具呂侯公素履及奉諱始末以視泣而請曰先君生平好古篤行阨於時數潛德弗耀重以寇禍滔天毒流方嶽闔門抗節竟殞非命孤每念此日夜悼心今幸蒙恩聖朝榮施泉壤告第納書秩登三品於令得樹碣隧道以紀休昭烈而徵辭摩勒尙埃載筆惟夫子辱知最深又前職記注若不鄙而賜之光闡孤實假寵以報所天微直成我而已敢固以請余衰薊不仕脂澤之言何足爲公增重顧念公積學純行法宜備書其死事一節尤奇且處大夫父子閒契分特厚采錄懿懃傳信惇史固其所也庸敢以不文辭謹掇大夫自狀與虞山錢先生所爲傳而繫之左方公姓盧氏諱如鼎呂侯其字其先吳人遷楚之梅川勝國永樂閒始占籍於蕪四

世而爲南槐公諱楷卽公之考也因孫貴

贈中大夫妣宋氏繼李氏皆贈淑人公生而奇穎承傳家學卅歲屬文有聲南槐公義方甚嚴營丙舍於濠上引泉植竹疎窗閒靚以爲公肄業之所延里中少俊讀書談藝其中公挾册唵諷鞠矐究明不問家人生產淵涵停滄霈爲文辭弱冠由博士宮煩受知督學使者試輒雄其儕伍數踏省門不售中閒俺得之而更抑置人皆爲揜寧公一意修學著書以造進後昆爲己任抗顏家塾說經鏗鏗疏疑釋難教施如雨至者虛往實歸充然意得去由是負笈雲集江黃閒推爲大師嘗手箋尙書四子書科別同異丹粉狼藉成就子若從子多列鴻生峻儒比大夫以丙子名薦書英譽鵲起公遂撞弦息

機不復事榮進爲人厚重質直不苟訾笑服勤孝弟內行修
飭南槐公治家嚴公應唯何顏色惟謹少有不懌或形譙讓
彌益蹙縮起敬執內外喪毀瘠踰常分財產能適長兄田廬
取湫萊者僮奴取贏拙者撫兄子如己子同仁均愛有鳴鳩
之心辛巳凶札橫道多殣公倒困賑贍視致醫藥宗黨卒倚
以全閭閻有爭相卒就公平決片言折衷愧屈過於要質其
爲時所信嚮如此異時鄉里子弟不悅學公用彤家言請於
當事增壘江中石磯閣祠梓潼神其上俾助文風自此雋兩
聞者蟬聯不絕斬人士至今頌德焉公之卒也劇寇自廣濟
乘夜襲斬公被執賊中有識者曰彼善士縱諸寇退舍公勒
習里中人分布關隘爲死守計自守南城寇盡銳來攻公督

勵守陴殊死鬪賊垂卻而他樓堞墮從公後肉薄而入刃及
於背公拒不及遂遇害時癸未春也子姪從孫及諸婦楊氏
袁氏同時死者八九人嗟乎自盜起中原生靈塗地大城名
藩相繼陷沒其間義夫淑媛就煨塵而不稱者何限而堂堂
身都將相擁強兵牧伯正長覆師失守委而去之色甚安者
多矣公進趨退怯眇然儒者及老困佔畢未登仕版無預封
略人民之任而能臨難賈勇授兵登陴力屈則鉞交胸腹橫
屍原野而不惜可不謂識取舍烈丈夫乎况於雞斯弱質聲
不出柵赴蹈如歸者成羣乎公生萬曆戊寅四月下距癸未
壽六十有六娶淑人羅氏生男子二長卽大夫縉次紱公卒
後三日羅淑人收屍江浒焚而殮之五閱月大夫歸自公車

以殉節狀鳴於所司將拜章請旌未及上會改物而止丙戌冬大夫卜新阡葬公土門珠樹林己丑第進士由邑令累官藩牧廉辨肅給善政流聞凡三報最推恩得贈公自文林郎三命至中大夫壬寅歲今

皇上紀元之載奉

命督糧蘇松而俾余書其隧道之石公可謂有子矣雖不獲光顯其身而洵受哀榮於後天之報忠義不爲無意也在禮死寇之士旌之曰兵戰於郎童汪錡死魯人欲勿殤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如公精忠大節有光冊書無疑也昔魯共姬待火而殞春秋賢之書曰宋災伯姬卒盧氏貞姬競烈玉碎不污曾何愧焉余不揣固陋採摭遺

芳牽聯書之比於春秋禮傳之義以詔來者狀又稱公邑子暴卒攝至冥途冥王命屬盧某保任而後釋歸正直之人鬼神所欽有是哉事涉恍惚故從附見然世所喜傳者在此則亦莫得而略也銘曰卓哉盧公儒宗文師幼閑庭訓悅禮惇詩法律繩己名教夙資嚆嚆道真克昌厥嗣進思經世有物隘之退淑諸徒南面臯比敷陳聖謨牛毛繭絲疏理滯礙如結得觴躑躅媚學陶鑄靡遺方領矩步好仁樂施閭里質成彥方愧知運鍾百六天狼失維巨寇狂獬帕首朱眉羣飛海水潰隄莫堵若火燎原撲滅詎期祝融郊甸魚爛則悲我公孱者武奮熊羆部勒壯士率用鉅鉦丁甯振鐸擐甲登陣戈衝賊喉曰舍欲移環城百礮三板突墮戰鼓不揚渠門火旗

身膏草野剝腹折頤志均馬革義逐死綏婉婉彼姝頽爾自
持清泉虐燭視甘如飴號無茅經哀動出禧一門忠烈前行
後隨似川□□啓佑本支巍科海陟

熙朝羽儀位崇岳牧絳節金龜禮備哀榮鸞書紫綬旌幢檠戟邦

□來尸停驂訪舊南史是咨徵文篆刻徽懿昭垂佳城鬱蔥
曩屬豐碑松楸馬鬣傳信在斯於千萬世式瞻慕思

州志

盧氏祠堂記碑婁東胡周鼎撰

祠堂之設所以表忠彰烈也其采自輶軒請自禮官載在祀
典者負矣若乃闔門蹈節投袂爭死疾風險塗忠勁挺出良
亦澡身勵行瞻族敦倫而教之家者素也雖廟食有待而就
塋爲祠俎豆莘莘儉有芳烈嗟乎此仁孝之心所憑焉耳大

參澹巖盧公轉運江南公餘枉駕敝廬手執家傳泣而示燕
曰曩昔癸未寇薄蘄城先人以書生登陴亢拒城陷及難子
姪從孫暨諸婦死者八九人所司狀請烏頭雙闕之旌會圖
方改革不果行歸骨窮泉拱木將積紘幸成進士厯藩牧三
被

馳恩封祖父如己官榮賁黃墟叩心通感今碣於陰碑於陽者皆
有文矣惟茲三楹之堂仰奉靈衣悲纏祠樹將偕吾族人於
時思敬於時思哀也子其記之肅稽盧氏其先自吳徙楚累
葉風素公大父南槐公父呂侯公礪磨文行益布家聲南槐
公置館解榻結交羣英傳經誡家備有程雋呂侯公才峯迅
驅龍拏鳳時每試輒空流輩潦倒場屋四十年負才屹屹不

少衰談經竈觚辨若決溜所摘剔詮解精穿溟滓學者受讀
比名金海當是時生徒僣僣祛衣僦屋附近朱藍經師人師
不減西河南學盧氏子弟肄鬻序知名者二十餘人大參丙
子雋楚闈公喜硯耕有人遂謝鉛槧然益爲德宵冥施恩不
報薰風飴露惠漫萌生而規言矩步盡日不齟簡鏡平端專
以誠長者待物里人有纖介却輒愧曰吾懼不可以見盧公
方巨寇突陷斬春殺人如麻神奔鬼遁盧諸生曰紱曰紳曰
震初曰晨初罵賊求死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投軀烈燄浪
井中時呂侯公亦被執賊中有呼善人者竟舍去昔盧植不
殺歸隱名山公一白髮儒生手不能搏乳犬旣得不死宜踏
地自全顧乃嬰城覆沒終膏鋒刃若義有不得不死者一門

爲烈蓋天性然也始大參以公車留滯幸脫氛祲收拾靈骸
重加櫛櫛青楸元冢碑銘儼然頃之敷歷高華洵膺

綸誥賁及夜臺榮哀之道亦略盡矣而永言孝思猶欲寄之于盤
孟杯椀也卜爽塏地構祠棲主俾登斯堂者拜而感曰某也
忠某也孝某也貞某也烈魂魄常依焄蒿如在且使過其祠
者憑而弔曰此盧氏一門節義之祠堂也豈不足風示嚮往
哉或曰盧之先有盧敖盧生者其人皆仙去嵩山鴻一萸澗
協昭之徒千古稱大隱君子焉呂侯先生緜褐蕭疎寬然長
德而名動閭羅自其生平靈福及鬼又何奇異也聰明正直
者神其初或感自雷氣生精或名在斗中曰下宿稟旣殊而
又有清修隱行爲天神欽重者故能取義成仁血碧杲霜而

氣還箕尾然其精意所屬期於利人而已詩曰神之聽之好是正直班固乃謂楚風重祀謬矣

州志

北門李氏龍磯挂纜記碑州人李炳然撰

凡形氣所憑依曰神靈象教之普濟曰佛力二者如捉影響於風聲探元珠於赤水幽冥而莫知其原而羣愚時遇急難危迫之際莫不相與奔走號呼假助萬一然而終無有驗益厭怪迂不若一手一足之反爲烈也吾郡水西門外爲龍江立石槎枒嶙峋百仞岸爲烈士廟則爲昔之守宰王公時遭北寇城陷赴水死之歷代有司蒸嘗載在祀典江心爲龍磯寺洪濤洶湧實砥東南之門戶鼉鼉出沒征帆上下佛則尸之每歲冬寒百川歸壑廟寺對峙石逕坦途不煩舟渡魚貫

而梁緣焉猿奔則樹息州人士箕踞盤桓其上相賞殊有泉石閒意致足樂而忘歸惟是夏秋之交嶙峋參差黏天汗漫舟由北岸而泝流者必於廟前取道焉百篙枝拄進以尺寸計額額奮叫推輓卽隆陰皴裂亦白汗交流縱非黃牛董工開導之奇蹤彷彿呂梁懸流噴沫之險絕估商臨汛未嘗不動色股戰惟神明佛祖之是賴也夫古之禦大災捍大患者皆其功德及身以及民者也後人因而追崇羣祀之苟功德未洽於眾蚩蚩決策仰望其陰行功德之及人倏爾大災大患之狎至不幾於以其身徼倖者哉故凡事之坐而言之起可施行者不咎鬼神之忽焉喪之而恃吾災患之所不能入蓋人力天時迭相主客爲勝負者也郡庠李君化龍家傳經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術世載穆清其先祖諱正芳者睹斷岸之巉巖憫舟人之岌岌當此硤口施以巨繩鎖以鐵柱舟行至此攀緣曳鍊天矯亂上視昔日之猿啼箭急篙摧櫓折望若休息乎龍門者如羊腸掌頤之迴不侔矣其古之一手一足有功德於民者非耶於斯時也霖潦始盛澎湃有聲乃函撤舊纜之蠹壞者更綴以新篾淇園漢竹竊斧斤截斬數千竿焉放在水次乃偕二三耆宿而進之咸曰年來舟行安流相賀燕喜李氏巨纜之功也郡人何有焉李君化龍逡巡而退曰昔者逆流其難也如彼今日迴瀾其順也如此悉神明佛祖之力也丈尺之組鍊余家何有焉僉曰善是不可泯滅無記予生既晚素慚蕪陋爲文鄙拙謀勒貞珉垂之永久先告江神其辭曰惟蜀

都之黃牛兮三朝三暮不可上蘄郡衿帶夫龍江兮烈士磯頭時一望龍蛇蛟螭以潛躍兮鱸鮪鱖鰈皆用壯嗟天吳之不仁以愁人兮瞥眼空游下天狀銜尾一跌而失利兮捆載黃金輸海莊賈客過而隕淚兮安得百丈長繩引飛浪喜陽冰之裔子若孫永施功德於汨沒之蘄粵於不替兮譬彼水底三犀牛陵傾海竭將安放

州志

看蓮亭記碑州人張士淑撰

州志

石蓮峯題壁記張士淑撰

王子碩叟以文事徵同社於崇居之荷槎山寺山不甚高而僻迴深翳樹木藂茂隆冬積蔭如春夏亦幽境也寺僧蓮輝喜藏古法書名畫兼好客因共山行凡古松卷石曲澗幽巖

輒置茗清賞移時方去山故有石蓮峯視眾山特矗起怪石
巉峭望之如虎豹蹲踞欲搏人沙彌爲余言石壁中有古洞
相傳有道人丹鼎其中後仙去時有雲氣護之不可至至則
往往有雷聲余笑焉因命沙彌導之行石壁著山腰折山西
行不得路復迂道陟巔巔多石無雜樹惟松及橡栗數種樹
窘於石盤屈轉伸不可得如壯夫受抑殊不耐逞夾樹多猿
猱見人來殊不驚稍逼之輒拾橡栗擲人羣逐之方逸去峯
頂少憩覓山路惟有樵徑殊逼仄不可行因相尾捫藤蘿下
峯迴壁出果得石洞初入穴石陰噤悄日色映之稍耐寒慄
再入數武頗平塏薪竈烟墨如可認識或羽客丹鼎及先世
避地者居此俱不可攷時蓮輝復攜茗果至同眾席石上作

茗飲飲未竟山氣縷縷從峯腰奔上眾谷助之遂作濃雲捲
拂古松石罅閒不卽去衣爲溼少頃雲稍薄日色從雲氣中
映出青碧紅紫不一色如蝶竦影真奇觀也余笑謂沙彌雲
則有矣雷聲安在穴西有懸石廣方丈面平如拭可書字而
路絕不通峭壁斷岸下臨無地望之意惴慄如欲墮墜友人
陳謙子善大書喜探奇因以繩貫腰自山頂下懸題留雲處
三大字擲筆而上余嘗讀名山記岱巔有無字碑其石不知
經幾千百年從有字至無字此石不知經幾千百年從無字
至有字皆石中一段佳話也因記其事並題年月及同遊緇
白十一人姓名於壁

州志

李公去思碑州人陳履中撰

州志

陳浩詩石刻

乾隆二十年昌平陳浩題并書 州志

獅子口文殊菴重修記碑州人陳詩撰 州志

元妙觀修復記碑陳詩撰 州志

重修黃蔭山綠蘿菴記碑陳詩撰 州志

胡蘭亭先生墓誌銘陳詩撰

嘉慶四年六月十七日蘭亭先生以疾終於里門余時在荊州聞之哭失聲曰先生沒吾邑中治經之士無所問業矣又數月歸造其廬撫棺一慟於是其孤子愿稽顙以請曰卜葬有時請所以誌其墓者予泣而應之念鄉黨姻好中知余者莫若先生知先生者亦莫若余然則銘幽之文非余其孰能

爲之先生姓胡氏諱薰字輿載蘭亭其號也世爲蘄州人先世皆有陰德自先生考東山府君出後其從父孝友如故時本生諸子姪雍雍穆穆不肅而自嚴余嘗誌其從子鳳池墓具載於篇其家敦然也先生性坦易不言而飲人以和雖悍且詐者每就見輒獻其誠而勃窣窮經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於先儒經說一一味其義根手自鈔纂彙成卷軸執經問難之侶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弱冠補諸生又數年以副榜貢太學又數年登賢書旋以臨場改經見黜於

功令而攻苦下帷不以挫折故少懈如是者垂三十年先生之學可謂安且篤者矣先生生於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繆氏子一卽愿邑優廩生與余爲姻家孫二

人榮本邑庠生榮紳曾孫七人以卒之明年十一月二十日
葬於中林書屋之左偏從治命也著有四書輯說三十九卷
鄉黨義考七卷周易晰言十卷尙書集義五十九卷詩經詳
詁二十九卷特牲饋食禮集訓一卷禮記纂錄四十九卷春
秋通解二十卷藏於家余旣述先生學行大略而具以兩人
情好系之於銘其詞曰余見先生始由號舍瀟灑風簷笑言
啞啞越十四年爰始造門印證經義猶鍼芥然自時厥後以
心相友一出一要動則必偶每歲發春往輒踰旬冬暮還里
來止逡巡粵戊申歲授經同地月數過從語合符契晰義賞
文排難解紛以通以介經緯則均人亦有言奚其爲政先生
道行與物無競自我遠遊君亦歸休胡甯忍予乃赴九幽往

與君語資以待老今失先生七十猶天人生奇樂莫如相知
我雖有懷今當訴誰吁嗟已矣歲行在巳遺書具存以貽孫
子胡敬之衝馬鬣是封九原不作吾將焉從

州志

獅子巖刻石

在大同鄉六溪衝陳詩鐫字於石曰臥雲巖

州志

工部主事陳愚谷先生墓誌銘黃陂萬之傑撰

嘉慶甲子傑補弟子員晤友人獲讀知不足齋四書文竊以
不得從遊爲恨適督撫有通志之役茹古香學使者力請延
至會垣主講江漢書院以志相屬乙丑傑因執贄受學癸酉
先生以其孫道喻屬傑爲句讀師聚處二載每縱談古今輒
至夜分道光壬午八月先生去鄂丙戌傑試春官報罷病中

訃音至嗚呼天奪先生將使後來者不得與於斯文耶先生
蘄州人姓陳諱詩字愚谷知不足齋其齋號也系出義門見
於先生自訂族譜序曾祖諱立元國學生祖諱先槃考諱猷
漢俱以先生故貤贈奉直大夫考卒後閱五月先生始生妣
袁封太宜人先生性質穎異數歲解屬文當時常摘其尤者
以傳乾隆甲午舉鄉試第一戊戌成進士觀政工部庚子以
工部主事終養歸不復仕進歷主鹿門荆南書院講席最久
者莫如江漢書院先生無他嗜惟嗜書始識畢秋帆制軍以
國士許之制軍藏書數十萬卷每部皆有贏餘欲以其半與
先生會襄陽教匪滋事制軍卒於軍事遂寢先生富於精神
高春而起漏三四下始就寢博綜羣書貫穿精義手纂日萬

餘言不屬草間有未見者必婉轉借觀之撮其精華累數十
年不能忘有購古書於市者舉以問先生先生爲略舉大意
率皆毫髮不爽爲人寡言笑不偶俗以邀時譽亦不輕譽人
人有非語相詬病者往往不之校與人交匡困資無苟相知
不易生死學者有所質每辨一難析一疑令人驚怖其言恍
然如有所失史傳中斷簡脫字挂眼輒訂其譌詩古文辭下
筆立就古文愛歐陽公論詩不爲風雲月露之詞每語傑爲
文當如朱子所云無一語無關係故所學務以明道爲要一
時知名士多出其門前後獲大魁掇巍科者蓋往往而有海
豐張筠圃制軍嘗以楚北大儒目之知言哉所著有四書類
考三十卷人名考二十卷六律正五音考四卷續修湖北通

志若干卷湖北金石存佚考三十二卷江漢書院志略四卷
重修廣濟縣志十二卷竹書紀年集注二卷知不足齋四書
文十一卷俱已板行陶靖節集輯註十一卷韓詩外傳疏證
若干卷借刻他氏春秋比事六卷春秋世族譜二卷春秋官
制略一卷春秋諡法考一卷春秋後表四卷古今韻類求三
十二卷新唐書世系表補正十三卷元史帝系宗室表各一
卷元史列傳蒙古色目氏族表各一卷漢人南人氏族表各
一卷清爾雅十八卷諸史地理志彙鈔四十六卷序目一卷
附論二卷湖北舊聞錄四十六卷湖北詩文載二十卷尙齒
會彙編二卷道聽錄二卷宋登科記三卷質疑錄十一卷唐
宋十一家文鈔集說五十二卷尙友山房詩文雜錄十卷金

石史若干卷未刻正稿付蘄水陳殿撰沈底稿藏於家先生
四世單傳配詹封宜人先先生十一年卒子一守仕州庠生
先先生卒女一適邑庠生胡榮本署荊州府學訓導胡愿之
長子孫一道喻業儒曾孫一行成尙幼先生生於乾隆戊辰
十一月初三日某時壽七十有九卒於道光丙戌六月十八
日某時將以丁亥月日卜葬於祖山之原喻走書五百里以
銘幽之事來告嗟乎先生賦性古樸人有過輒面斥尤嚴於
論文非根據經傳言之有物者率塗拭加之不少貸夫人情
多諛先生犯所最忌者以與世周旋其從焉者寡矣獨與傑
朝夕講授娓娓不知倦猶憶歸蘄時舟中寄以詩云萬生雖
我友至德實吾師先生此語傑固負之無可言然竊自維知

先生者莫如傑而愛傑者亦莫如先生銘幽之事傑敢以不
文辭哉因揮淚銘曰嗚呼先生古訓是式先民是程曰夷曰
白履潔懷清暑髮勵志皓首不更馱馱時趨闔捩縱橫狂瀾
獨挽大廈獨撐隨風咳唾翼傳羽經朝苞晚瓊莫之與爭嗤
彼無識腐鼠是驚非得其人道奚以明吁嗟乎何以况之前
有安溪後有先生

州志

廣濟縣

宋

隱君宋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濟南林述祖撰文新授右宣德郎陳璞書丹前杭
州新城縣令林口篆額紹聖元年

碑尚存

廣平宋君少年舉進士有聲場屋閒晚不得志口長口口曰
吾豈不安於命哉有先人之廬可以庇風雨有山中之田可
以具伏臘教子弟以先王之道竊於太平之時追配古之隱
者亦幸矣於是退就西郊增完舊構一觴一詠優游卒歲元
祐七年秋余嘗造其廬君是年六十有六雖老矣而精力益
健語論袞袞可聽使人悅然解愠若子若孫鱗次侍側雖幼
者亦愿而有禮又令人嗟夫積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
孫也作別才兩月君逝矣聞赴爲之惻然今諸孤不鄙謂余
以君不朽之事相付勤懇不可辭敬爲書之君諱琰子文其
字也占籍蘄之廣濟世以貴右姓大王父德遇王父九皋父
潮皆潛德不顯君蚤失母夫人事先君至孝已而先君捐館

舍移其禮事伯父尤謹而同氣數人尙幼拊育之既有成畢其嫁娶而生事益滋閒居不妄笑語貌厚重而中甚敏規畫家政有法度死之日親族閭里泣之皆失聲其爲人可知矣娶郭氏有淑行前君十一年卒生子八人磐彥遵敏修邁造逸達孫男十三人女八人曾孫女一人磐敏修力學能文彥等幹蠱用譽敏修有高節尤精醫事病者應手而愈未嘗以報爲念士大夫多奇之君以歲壬申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於家以甲戌年春正月初七日諸孤奉神匿葬於安樂鄉白沙里城隍林之東先夫人實祔銘曰猗嗟宋君考槃空谷篤孝於親季復用睦亦爲政焉奚其榮祿似續多賢永膺爾福

金石存佚考

青著寺刻石

在層峯山寺爲余玠讀書處寺左有廢塔僧從榛莽中得石數片上鐫元祐四年造土人重於此建刹

縣志

明

城隍廟記碑正德十四年華亭王良佐撰

廣濟爲湖廣黃州之屬也其地四多山阜民遙遙依林麓以居中闢田疇築場圃爰稼穡歲計取足於是焉其他麻泉漆絲果蔬之屬又紛紛錯置魚鹽交集雞豚牛羊茁壯固可爲豐且饒矣然而樂興生事衣被而陰隲之者則爲守令是賴惟神是司城隍之神主夫原隰封畛城堞陂池敵國外患水旱疫癘其爲通祀漢唐宋尙矣我朝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

以神之有靈也敕封為顯佑伯爵雖崇而廟宇未稱邑宰陳侯景昌經營創始而規模則未大也天順癸未張侯琮主簿汪佐又嗣而輯之而藻飾則未完也正德壬申強寇壓境民剝於兵邑之幼耄及宰相率許於神會未浹旬即電掃風驅陰加竄逐生靈不至於魚肉者神之力量也時則有若孫侯寵縣丞梁勛以為無德不報將何以酬神乎募耆民陳忭龔仲華等以董之捐貲殫力聚工匠木石廓其規制加以丹堊始翼然翬然而神之貺可少答矣己卯四月良佐叨尹是邑越三日以例謁廟肅恭拜瞻跪祝曰惟爾有神尙克相我以康黎庶以阜百物無爽厥靈祝畢徧觀廊廡庖湍之所邊豆鼎彝之器靡有或遺如是而肅登降聳具瞻固善其事之有終

也積累艱難更三四合而始備使神得暮鼓晨鐘以侑以享以妥其靈者又豈不重為之喜哉厥後若縣令若丞若尉若邦人有事必禱禱之必應如響斯答嗟夫明則有人幽則有鬼神昭布森列固不可誣况吉凶禍福之機泯於無形人雖不知而神則知之赫然天鑒之在茲甚可畏也凡為吾民者可不惟神是聽惟影響是則哉其或以講張變幻求媚於神瀆於祭者則又為神之棄也神之棄天之絕也烏可以不謹哉時縣丞林源主簿陳嘉穀邑傅戴君謙司訓趙君顏相率謂良佐曰文雖具矣不鐫於石恐湮沒無聞何以昭神貺慰邦人之思乎良佐亦感前令之有功而慨今日之不能補其萬一也於是書之以記歲月使垂諸不朽云爾

縣志

曝月臺題名石刻在靈山知縣劉允昌書

劉允昌燕及同劉秉鈇寬伯王逢年長孺甘許國忠甫陳楚瓊伯光胡篤生孟培陸嗣先夢思饒嘉元仁倩吳亮思幼睿遊此允昌爲作擘窠書題名萬曆甲寅九日也

縣志

國朝

橫岡山真武廟碑蘄州顧景星撰

廣濟之鎮山曰東衝曰橫岡橫岡隱秀磅礴其巔有真武廟真武者北方牛女宿之別稱其神不知何時始而今盛祀於均州之參山卽太和山水經所謂羅君山也俗謂非真武不足當之故又名武當其名見水經亦由來久矣

國制有提點司之凡荆吳豫數千里之民皆走祀而數千里之

境內亦各以其山之出風雨見怪物者皆爲真武立廟記不云乎哉夫神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故誠以奉之卽不參也可不誠以奉之參其神乎然則橫岡何必不參至於神之出處俗所傳述謹儒所不言而通人亦不病傳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蓋言鬼神之神之盛也云爾舊未有碑康熙九年四月邑人徵文勒石

縣志

楚東江閣記碑邑人金德嘉撰

湖廣地載在圖經凡六千里而東南之界於九江者爲龍坪龍坪古鴻臚洲地蓋山川之氣蜿蜒纏結亦久矣瀕江有閣則自今歲始閣之高以尋計者五廣如之修亦如之壓水而基欲其毋齧也郭以石石穿土深入欲其毋逸也郭以杙用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松幹爲之杙周圍繚繞若垣墉然欲其毋甌也羃厥顛與土
埒凡龔藝之工畚鍤之工繩削之工日有餼月有傭費具別
珉輸白金錢米氏名織悉都載工肇於某月某日至某月某
日而竣余不佞齒於鄉誼當記諸石案水經漢合於翼際峯
下潏沈而東也右得山曰西塞曰釣童水小滌左得齊昌之
蘄口廣濟之青林口水小渚青林一水東通大雷支爲湖一
水南注於江匯於潯陽九派龍坪負湖而抱江奔湍駭浪江
之南湖涯際遂闢古有江心寺李太白詩所謂手可摘星辰
者也蔡山小剎今沿舊名而江心泮洞則蟄龍所宮矣形家
往往言龍坪之閣於東南隅也宜輿議胥協從刊水移置焉
是役也趨事赴工捷於暮鼓於是知人之可與有爲也前朝

萬歷中江漢書院之會庸德懿行藉藉人口由今視昔將毋
同乎登斯閣憑檻以思冠蓋閉閣相望庠塾誦讀聲比屋相
聞猶有先哲之遺風焉若乃農贍蓋藏賈裕泉貨肆鮮奇技
淫巧之工巷無吹簫拊劍鬪雞走狗之徒月吉讀法古閩師
黨正之規尙有存者郡縣大夫行部輒稱龍坪善地有以也
閣之輕重豈不以人也夫

縣志

六賢祠記碑邑人張惟金撰

士大夫經明行修當其身發聞於世而流風餘韻感人於身
後者久而彌篤豈非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乎國
家崇德旌善有崇祀鄉賢之典可以勵世磨鈍而猶不足以
厭人心之私於是乎有私諡有私祠以此見輿論之公鄉評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之允懿德之好之不泯於人心而可補國典之所不及也邑
之瀕江爲聚落者有三其在西南與黃梅接壤者有曰龍坪
龍坪帶江而市鴻臚洲巨其前遙望匡廬隱隱列屏障焉山
水明秀代有聞人而其最著者於明則贈太僕以節義功名
聞於天下者曰仁常胡公守興安州孤忠自矢力保危城勤
其事而卒於官者曰復濱金公而太僕公之封翁教菴先生
持身方正格言莊論足爲模楷與興安公同時者大復李先
生爲諸生祭酒丁明之季龕定民變人賴以安至寇山人巨
源先生當隆萬時以詩歌雄於海內與七子齊名王公敬禮
老於布衣是皆勝國之偉人一鄉之先達而大史豫齋金先
生奮起本朝以孝子繼忠臣之緒儒林道學合而爲一山斗

之望不愧科名此數公者其行實或垂國史或載省郡邑誌
表表在人耳目閒生同一隅名在百世此龍坪諸君子所以
仰其風而思薰其德而慨然以慕六賢祠之所由建先是鎮
人胡六極值太史公里居有三賢祠之議太史公聞而壯之
六極於太僕爲從孫三賢者一太僕公一興安公一寇山人
也居無何太史公下世議遂寢至是龍坪人文日盛諸君子
溯厥遺澤復申前議於三賢之外廣而爲六各輸金若干諏
日卜地祠於江漢書院敬義堂之西偏工旣竣郡太守蔣公
邑令蕭君俱錫以額而金子啓汾胡子承棟過余而屬爲之
記余以爲表章前賢爲後起者之責夫名里門以通德禁柳
下之樵採桓彬有樹碑之頌法真則刊石以傳此豈國典所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及哉義激於人心之公事久論定而相感於不自己也余爲
啓汾經師以故得親炙太史公受益良多而前明數公則又
私淑者久矣雖謏聞末學不足發巨人長德之幽光然俎豆
前賢以之廉頑立懦是固鄉鄰風俗之美者也故不辭而記
之啓汾太史公之次君承棟教菴先生四世孫也其他捐金
以襄茲役者皆得牽連以書以爲後起者勸縣志

鮑參軍讀書臺記碑歛鮑桂星撰

先參軍公爲吾鮑氏五世祖嘗應臨海王子頊之辟僑居於
黃今黃梅有公墓縣治卽公故宅也讀書臺則在廣濟考邑
志謂自大闔山五轉至雲瀑潭而臺在焉臺上大石方廣數
丈可作亭又載張元爵賦謂邑東北三十里有山曰東衝是

臺之遺址

桂星

以末孫來視學仰公之文采馨烈思一觀遺

蹟既訪公墓於黃梅封樹無恙乃寓書廣濟韓明府元龍詢
臺所在韓君報書謂嘗與邑人士披索榛莽得東衝故址卽
志所謂雲瀑潭者潭側有峯曰明月循右轉厯峯後折而下
果有大石側出方平如砥廣丈許厚數尺下有石搭挂之中
爲空洞窺之甚黑其前與右爲懸巖石稍後大石倚立如疊
函前有舊鏤讀書臺三字可俯而視臺面西南山若啓扇牖
百里外江水如帶武昌興國諸山及西江之廬阜皆在望中
臺處羣山閒勢若天造誠志謂可作亭願亭非石不可久請
建石亭以標勝概始韓君願自捐建而舉人原任鄖縣教諭
保題知縣鍾錫白舉人候選知縣徐養中 恩賜舉人劉柏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恩貢候選教諭徐黃中生員胡丹梓武生劉紹壯方鼎梅等願共醵金爲之遂以今夏四月鳩工秋七月工蕪糜白金二百有奇書來願有記桂星學行無似沐公之餘澤得粗識章句且屢竊文柄大懼不克稱職以貽我公羞乃一訪公之遺愛而韓君不惜尋幽涉險出古蹟於危岑絕壑寒煙蔓草之閒邑人士咸慕義輸貲爭先若弗及此非公之文章紹屈宋而開李杜足以興起百世振厲人心而能然耶謹書此以授韓君俾鑿諸石以詒來者其捐輸各姓名則彙而書之左方嘉慶十有七年歲次壬申秋七月穀旦縣志

寇山人墓誌邑人朱澤楠撰

山人講學海宇巨源明萬曆時人其生平梗概大約在二餘

齋詩序中蓋山人當時以布衣遊天下一時王侯公卿皆倒屣而迎惟恐不得邀其一顧然其沒也停棺淺土且十餘年江左劉涓水令廣濟時讀其詩慕其人蓋始遷葬於是云而於時之王侯公卿卒無有過而問之者善乎吾友胡雪舫之言曰嗟哉近世人交生不交死嗚呼盡之矣雖然有明當山人時朝政日非民生日蹙山人蓋自度其身之必不能用而又見其勢之必不可挽也是故少補弟子員繼則決然捨去放浪形骸恣情山水以自託於佯狂避世者之所爲然則山人之觀世深而用心爲已苦矣而余聞當時之與山人交者則皆曰以其詩也嗚呼是豈知山人者哉不知山人則不足以言山人之交矣不足以言山人之交則其不能葬山人也

固宜小酉詩古文鈔

黃梅縣

唐

六祖墜腰石並詳古蹟

龍朔元年默齋居士蔣勒石金石萃編

出西郭門過東禪寺謁四祖五祖六祖像殿側竹圍卽槽廠

故蹟有六祖墜腰石南來志

石高廣均一尺六寸五分題五字隸書餘正書金石萃編

塊石繩穿祖跡留曹溪血汗此中收應一片東禪月

四祖遠孫

曹溪通志師往黃梅五祖著槽廠去後至碓房見師腰石春

米龍朔元年師受衣鉢南歸石留黃梅至明嘉靖閒韶州人

有仕黃梅者遂持歸曹溪今存焉中一行鑄師墜腰石盧居

士誌八字右龍朔元年左桂林龔邦柱書案六祖傳云造黃

梅尋忍大師適咸亨二年也龍朔在咸亨之前十年石上之

字當屬後人所刻故年月不符耳粵東金石略

此六祖墜腰石真跡也案六祖姓盧氏名慧能嶺南新州人

父諱行瑫母氏李夢庭前曰花競發白鶴雙飛懷妊六年乃

生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五祖在湖北黃梅講法遠

道來謁初至命舂米力不勝取石鑿孔貫以繩懸之腰閒以

助力久之肉爛發蛆蛆偶墮地曰蛆無食必死以手檢還爛

處養之一日正舂五祖過之問曰米熟未對曰熟矣祇欠一

飾耳五祖以杖擊曰者三即去六祖會意是夜三更逕叩五祖方丈遂得傳衣鉢焉又考傳燈錄載五祖求法嗣合寺僧各爲偈其上座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不使有塵埃六祖慧能書於秀旁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觀之法嗣遂定得道後仍返嶺南涅槃於佛山世受廟祀佛山之名始此而是石亦因之以傳現存黃梅城外東禪寺約大如斗重五十五斤中鑄八分書六祖墜腰石五字旁鑄七絕一首云塊石繩穿祖跡留曹溪血汗此中收應知一片東禪月長照支那四百州歷年既久摹捐者多石質剝泐款題已不甚可辨惟石之左旁龍朔元年四字尙了了詩句亦漸模糊然快劍斷蛟輕雲

隱月亦落落有古趣相傳捐懸牆壁閒可以辟邪云案此跋與金石

萃編南來志所載略同現有石刻并存東禪寺

碧玉流石刻詳山川

蔡山寺石刻

在縣西南江畔古名江心寺山石鑄有李白天宿江心寺詩

無刻石年月縣志

江西節度出師記碑

戴叔倫撰鄧晏書建中四年三月十五日立縣志

圓震禪師碑

在烏牙山白居易撰李珍書元和十二年書會昌三年鑄寶刻

編烏牙山在縣東北五十里上有靈峰院及唐白居易所撰

碑并宋張商英輪藏記明一統志

南山石刻

在縣東北六十里為圓證祖師道場山半有千仞石壁鐫金剛經一部於上今為苔封不可識縣志

宋

甄塔記碑在縣高塔寺天禧三年釋志全撰并書

梵云窣堵波□□□□□□□□□□今云甄塔者乃梵語之略也或藏舍利或窣金身皆所以表功德□□□□□□□□□□也今之甄塔者即天台山沙門仁稟勉上春坊信士唐君守忠與□□□守真守珪守習闔家眷屬之所造也是地唐貞觀中為眾造寺即四祖大師□□□□地也咸亨初

造百尺彌陀佛閣後為巢寇所焚但有故碑□址存焉大中祥符八年歲在乙卯稟師與唐氏昆弟而議之曰吾聞三界可依者勝福也塵劫不滅者道種也□□□此古基重建高閣像設崇煥顧如往碑君等或力之所及不亦善乎咸曰我□□□□□□□□□□輕徭沐浴聖□□□□負荷□□□□師垂慈敢不聞命方備□□□復思□像閣率雲終成朽腐甄塔□□□久長於是□彼陶人兼之郢匠唐君信奉欣然□□□□□□□焉高百七十尺縱□百尺總十三層每層皆以瑤餅盛瘞舍利次□□□□□模像□□□□□□□□□□塔中復自刺臂血和香以嚴□相表其□也□□□□□□□□□□□□□□□

對曰惟空故無於是四祖笑之乞於其母為剃落二十授以衣法為第五祖即遊雙峯見栽松之全身又至東山見周氏之全身濯港周氏子孫之盛今甲黃梅三尺童能言其事僧贊甯僧史曰五祖宏忍禪師者姓周氏本河南遷止蘄之黃梅誕生之父異香滿室此矯誣之詞也然可證佐者母既出於周氏而曰祖師姓周乎僧契嵩作定祖圖亦不能辨何也豈當衲子以常理疑之乎夫聖人之託化豈假父母之緣如伊尹生於空桑寶公生於鷹巢獨不論父母之緣耶自唐至今學者疑信相半不能決也建炎元年十一月記

石門文字禪

雙峯正覺禪院涅槃堂記碑釋惠洪撰

大江之北夢澤之東萬山走趨屹立兩峯蟠岸千楹寶勢翔

空煙雲開遮戶窗青紅天花墮飄舞雨旋風疑登梵釋龍天之宮大鐘橫撞山空玲瓏犀顛戢戢步趨肅雍祖印禪師蓋其長雄寬而邊幅壯而疎通謙以自牧眾所追崇如海下之百川則宗論其世家非侯則公棄之恥言安樂巖叢與彼假我染衣妄庸垂涎富貴忘其頂童崔盧自誣者則若不同也余自襄河南歸新豐道由淮上託宿山中欣然見我如舊游從日陪杖屨推頰兩翁偶立小語又指役工紛然斧斤聲雜鼓鐘坐僧日多其來無窮庸免包藏衰老篤癡跛盲失心不祥之凶作堂館之工行告終矣要予即之周行廡廊入門疎快密室虛窗拳幃設簾宜溫宜涼濯衣柵榻負暄橙牀藥鑪茶鼎可劑可湯頤指如意失其異鄉即戲問之欲資抵掌豈

可少年如蓬青狂法戰不勝昇入此堂者乎豈有垂死如剖
倔強而敢橫機摩疊太陽者乎豈有英靈如黃涅槩杖擿病
者隨起激昂者乎豈有病瘡枵然空房而嘗臥處尙多痂瘡
以火燒之皆熏陸香者乎豈有頭陀以紙爲裳而其迅機石
火電光方酬洞山言訖而亡者乎祖印愕然視予嗟咨如子
精敏亦迷怪奇甘棄坦塗而行嶮巖子知太平無象可窺雨
露霜雪自然四時我廩旣高里無呼追雞豚社飲老幼扶攜
安用麟鳳之與菌芝耶昔維摩病臥毗耶離教誨天魔使令
豔姬手提大千戲而擲之世尊有疾則異於是背痛乃臥須
乳作糜而已何嘗變化怖駭羣兒乎余聞其說乃知敬虔而
僧祖禰祖印所賢而余里閭又掌寺權婆娑獻誠願拾此言

丐余文之爲記以傳夫千里水濫觴其源若合眾流遂成大
川則知此堂眾檀成焉增土爲阜增毛成氈爾尼勤勤佳其
精專同其調度所費緡錢蓋六十萬淨願乃圓有僧道齊以
身率先雜眾工中唱叫挽牽十方之多道俗嗟羨咨爾堂眾
諦觀病緣此四大軀無可筆堅生死之趣愛見所纏雖相扶
持終各棄捐當今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疾非人非天是我
自業成熟則然受盡還無如雞出燭此心自住如珠在淵觀
苦進道諸佛憫憐歲在丁未建炎改元季冬初吉集者駢肩
敘多率眾二百九員領袖景修守珂守詮至其綱維又揀者
年辨眾法欽牧眾法埵叢林精神照映林泉祖印爲誰住持
仲宣而作記者寂音老禪

通志

南鳥崖石刻

在縣東北五十里旁註云慶元四年夏小山沈百藥書里人

王仲瑄觀落筆僧了口刻石

金石存
佚考

元

夫子石刻像記碑在縣學大成殿

先師神主後壁陳澔

澔一作皓

撰

泰定三年癸亥仲春沔陽景陵簿靳叔良以公務抵江陵游元妙觀觀唐吳道子圖形飄筆勁而古貌恭而安摩挲審視知為先聖燕居之像詢其由黃冠曰近有當道羅封者過水梁馬嘶伏不進鞭策數四逾退卻命隸視之報梁石有像遂致於此靳歸以告僚屬幕佐陶景山力請移文取置江陵崇

文閣任回打碑像以歸越四歲丙寅秋予寓梅庠陶君言事之本末甚悉一日於李和甫家塾得其像呈令尹景山李君躍然以喜而感亦隨之曰仲尼日月也孰得而踰焉吳生神筆也千載陸沈復見今日仰先聖之靈昭昭赫赫遺像所在自有神物守護而搗呵隋文鎮石之語亦固甚矣於是捐俸錢命工勒像於石俾人人瞻仰乎申申天天之容如獲親炙之者焉噫盛哉周宣岐陽石鼓復見於鳳翔之宣廟餘慶之力也今景山勒石之心餘慶之心也澔謹序其事而為之記案先聖畫像自漢以來有之若賴鄉孔子像及劉宋陸探微梁張僧繇等所畫胥傳於世至孔廟則水經注云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是也原像所由起

本於祭之有尸郊特牲曰尸神像也蓋以神道事之則立主
以人道事之則立尸國語越王句踐因范蠡游五湖以良金
鑄其像而朝禮之亦推此意爾唐宋至明初太學及郡縣學
皆塑像以祀先聖至嘉靖九年張璁始緣帝意言孔子祀宜
用木主其塑像宜毀雖著爲令甲而直省州縣仍有像主並
設者或乃以像設起於釋氏亦可謂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
矣皇華紀聞言白鹿洞禮殿亦有皓所撰像記未知其文異
同也金石存佚考

敕賜重建五祖禪師寺碑虞集撰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宏忍生蘄州黃梅卽黃梅爲道場說法
度人傳信之衣旣有所付遂去縣三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

沒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爲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
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
景德中改賜額眞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住
山始革爲禪厯住者凡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
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
求福州果以靈貺安堵不遘鋒鏑而東山見燬於兵旣內附
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於州治之東以
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
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
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從瀋王
請奉祖還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

方爲虎溪第一座通率眾具禮請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眾積弊紛拏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三門黃金飾題榜作大殿奉祖師作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廡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庳下不稱且以敝告又撤而更新之務極崇勝給眾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鐵甕等莊或復或創凡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鐘鼓鏗訇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修百丈舊規而行之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閫計其經始至於落成纔七年耳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某總管易某等凡若干等人相其成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今國家崇尚象教古昔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

實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曰智承運以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隴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又齋沐聞於中宮製金紋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俾半修塔廟半爲長明燈之費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蘄同奉入城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燃燈之賜焉年月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林直學士臣某爲文以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某嘗聞諸佛學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爲達摩入中國爲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

分南北宗南宗既爲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荷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會之後圭峯密推會爲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卽修爲未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爲滄仰爲臨濟數百年來行世盛大多濟子孫宅宗莫及也東山之爲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於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勒南堂靜開祖窟五祖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杰其所做發又多大人君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師發跡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宗無門

之說不絕如縷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衷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缺也况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載畢事天將啓其人如戒演者於是乎故爲之銘曰鬼鬼東山大土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眞寶局面不隔精純稟具至陽德眞寶不壞過金石流光燭天夕芒白有睹其瞬朝日赫承運出見寶邑國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冰雪色沈沈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豎草立刹成勿亟誰其作者行通式臣某著名帝所錫咨爾法界眾神伯特地立林各述職祖號具足如帝敕輔我皇元鎮無極

縣志

寶相寺記碑揭侯斯撰

淮西之地多平行荒逸無林巒竹樹之觀獨蘄州黃梅縣山勢聳拔與江南諸峯秀色相對峙自唐以來若四祖大醫禪師五祖大滿禪師開基建化凡天下叢林從事於心宗者莫不出其派系焉北山寶相禪寺者亦在其邑也寺乃祠無迹彥賓祖師爲第一代師得法於洛浦安禪師其機緣垂示具載於傳燈云考其寺乃唐長慶中所建也歲久代易主法者不乏其人至宋運將終燬於兵眾散野處寺幾廢逮我皇元延祐二年眾請番陽覺昶主之昶乃芟除榛莽大舉土木然後奉佛有殿安僧有堂與夫方丈庫庖漏稍有端緒昶年老謝事至元之乙亥歲眾復敦請德衛繼之衛亦番陽人嘗分五祖通公之座就嗣其法焉一遵昶公成規於是復建經

閣鐘樓法堂寢室拓三門七楹塑金剛刻寺匾鑿月池於前清泠環抱可愛不四三年凡叢林有用之室莫不大備矣初里人徐震無子捨田若干畝師爲立祠以示其不忘也山寺崎嶇爲行者之病師乃鑿石以平之有大家方氏子聞而倡施內外緇素捨財響應者舊正璇覺了正琪等又能宣力相成之路成作北高峯亭觀瀑亭清風亭以盡遊觀之好焉至正三年冬介廬山東林藏主繼遠同其徒昭來求余記之余嘗待罪太史每閱傳燈深慕四五祖之高風有來京師者又言蘄州山水之勝形於夢想及得旨歸老臨川又不得徘徊其山川以禮諸祖之遺像今觀昶公衛公前後致力於寶相之寺使其叢林典禮一旦改觀其功烈有大過人者余老矣

終不能往乃紀其事俾刻諸寺以植他生再來之緣也於是
乎書

縣志

明

白湖橋記碑郡守徐霖撰

去黃梅一舍許有白湖其源濫觴於蕪陽廣濟諸山而匯於
太白白湖太白之支派也湖之上舊有渡渡當南北之衝驛
傳之往來遠近之負販租稅之輸納匪此弗達春夏潦盈濟
以小舟往往運載不勝秋冬潦涸涉以徒步則又泥濘莫前
喧競咨嗟行者病焉成化乙巳冬樂平朱璧廷獻以進士宰
茲邑下車卽號於眾曰維茲劇邑寄余以民社歲久弊滋民
利罔興予雖不敏欲漸修舉汝予同心用贊予以有成旣而

又曰維茲白湖實邑通道梁以鉅石庶克堅久工費重大弗
資於有力厥觀罔成眾曰諾侯乃選於眾得冠帶義士陳浙
張錦付以董理之責募四鄉耆老馮瑾等隨財力之多寡爲
工費之資又葺年而梁告成梁之基楹以松木四圍登以石
版其下穴三甕門不華不樸旣堅且久行無掎角水無患害
苦雨隆冬如履周道於是老稚相與歌於野商賈相與歌於
途達官貴客之厯是途者莫不歆豔歎羨而侯亦膺顯擢去
矣梁成十年予仲子行慶亦以進士繼侯武而致仕知衛事
石君信大行人徐君欽等相與謀曰茲梁之建爲利匪小匪
勒之石無以永侯之功石具而徵予以文予惟先王之政枉
以濟徒梁以濟輿固二梁也而一年一役至冬乃成前此猶

病涉也豈若茲梁之利哉費不取於公帑工不擾於齊民義者資焉財者成焉行者安焉嗣而葺之雖千稔可也侯之功不亦大哉侯公清畏慎勤能幹濟勸農興學理財治獄備荒整戎百廢俱興利於民者匪直一梁也乃爲詩一通併刻之石俾往來之人歌之以不忘乎侯之功詩曰白湖秋冬潦不枯牽挽弗涉怨且呼我侯濟民餒得飽堯尊甘芳置通衢巉巖鑿開得砥砢琢磨晶光瑕類無陽侯鞭笞鬼神俱天吳紫鳳紛前驅屹然三門眾流趨翩翩車馬走萬夫呻吟以謳病以蘇我侯胸次吞江湖三千鑿鑿忠信孚痒痾疾痛切體膚如驄引駒雞哺雛如川泳魚藻遊鳥感侯盛德良勤劬貞珉勒石辭匪諛千秋萬歲人在途毋忘建梁侯姓朱

縣志

桂公隄記碑邑人石崑玉撰

黃梅背山面湖民田盡藪澤中江漢直注彭蠡旁射水患歲有永樂中築隄障之江行屋上民處泊中以隄爲命有司守隄若捍頭目嘉靖庚申曾一決令毛少府督修毛精覈嚴敏隄堅享四十餘年之利邇來上稍夷鄙其民而屑越之委諸水利丞丞巡視惟箕斂隄役恣人取土移樹車曳之出入富人挾貲請卽得掘隄引江水灌田隄狀如脫齒嘻官無法民不天久矣歲在戊申桂侯始下車釐弊剔蠹亦憂及隄以期促未遑尋果霖雨海立江傾隄之脫齒者盡圮無存民溺十三田溺十九是時民鮮蓋藏官之儲粟人情洶洶不自保侯急遣舟四出拯民之緣木騎屋者露立雨中瀟灑波上者悉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九
致高原餒者下壺飧哺之招米商無抑價市僧反與商通故
昂其直侯聽自相貿易米紛至價遂平侯親駕一葉奔告兩
臺道府涕泗交頤聞者感動各捐餼來賑侯載米厯鶴汀鳧
渚閒物色而量予之無敢濫竽時姦宄竊發侯擒治其尤按
圖幾家家幾人人何術業疑者逐之懸賞格使盜自相告免
罪諸偷莫敢發或聚求勸分侯不許召諸村諭曰施舍己責
自爲德於鄉事也勒而索之可乎遂假貸以濟又殺廚傳停
徵輸省訟詞戒粟不出境故饑而不害潦後三月不雨侯矢
心步禱再日而甘霖注人以爲精誠之感山田稍穫澤人仰
給焉九月水落侯巡行阡陌見江沙瀾漫如堆灰積雪侯望
洋興歎奈何忍疆場數百里爲沼吾不憚廢吾箸以爲隄資

諸父老稱難侯斷而行之索公帑可四百金督撫及巡道諸
當事者亦捐六白金有奇計不足以供隄之什一侯曰舉事
在志與氣耳夫債帥北卒鼓之立起一隄何有因出俸入佐
之約均力合作雖搢紳不復其役地有險夷工有難易度上
下戶而授事焉恐疲民皆窳塞責乃悉寢縣務露宿隄畔拊
循之無所督責第日夕勉之曰不力安得三畝宅十畝桑歸
於爾黨乎民枵腹赴工不三月而百餘里隄成次年己酉又
潦竟賴隄以免民之戴侯真有僕射父兄之謠父老因屬予
記之且曰爾記隄不他及乎夫救荒侯政萬分一築隄又荒
政萬分一吾邑自蕭山來侯去刑鼎空懸辟以貨免侯至而
門如水法如山人誦持平梅俗睚眦之爭貧者守難富者效

質蚩蚩者自爲螭蚌侯至而事必覈情刑必當罪訟獄以稀
梅壤無百里國有三公七萃之逋者未稽贊府已案籍而索
數鍰兩稅之徵者未共上轄已逾額而享千緡侯至而責大
指塞旁竇歲省民財諸如此類更僕莫數若之何遺之余曰
否政先本原辭有體要救荒築隄無米之炊不朽之績也爾
不見已事乎甲辰災陳文略起己丑災劉汝國起一方糜爛
三省驛騷令有勤民者早爲之所何渠至若此吾與若得全
要領而安居粒食伊誰之賜吾姑舉其大者爾他政當鴻筆
傳之時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季春朔

縣志

國朝

吳公景恂均役碑邑人黃利通撰

周禮地官之職掌天下民數用佐王安擾邦國自大小司徒
鄉大夫下及州閭以歲時校登夫家眾寡辨其施舍貢諸天
子天子再拜登受重之也晚近文籍空具上下相蒙老胥黠
長因以爲利生民之病此其大者

皇帝

嗣位之二十又一年郡縣奉令均役邑大夫吳公以慎以公不
費民間一粟姦猾束手民不忍欺公視所登耗而任之舍之
各有差其人戶更籍者從所便不少強兩閱月而事竣民大
悅服蓋其剛直仁廉之素通於神明協於土庶舉一事而有
利無弊通國歡呼斯至誠之效也異時登朝柄國周稽薄海
內外戶口大數知西北東南人滿人稀之異察主戶客戶苦
樂之分酌上地中地下地之等折衷於差役雇役之兩法劑

其盈虛權其緩急安其土著而保聚其流移長吏不煩料民
豪傑無憂徙實因是而川澤山林邱陵原隰墳衍之賦定月
吉歲終飲射讀法之教行道德行藝之賢進比閭黨族捍患
禦災之利得伍兩卒旅軍師匡王定國之制起俗變風移刑
清事簡一官之掌兼通五官一邑之平施及四海聲施卓卓
必將大書特書再四書而未有止尙何有於梅城百里區區
委巷之口哉惟梅人德公甚相率請誌於石爲將來法俾世
世子孫利賴之且祝公功名流千萬載以爲之兆謹拜手稽
首而綴以詩惟

帝克念乃俾民父繫惟我公循良有譜春官高第小試茲土花發在
衢塵生於釜報國憂勤問民疾苦魯政有三韓教惟五恩先

土農澤及工賈萬物共蘇百廢具舉旣廉而明復仁以武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咨嗟橫流野無禾黍飲之食之授厥安堵
思公未至莫或煥咻神君之來瘡痍立愈譬彼恆暘潤以甘
雨譬彼嬰孩一朝新乳郭外遊麟河北波虎爭誇馴雉無憂
碩鼠昔河南尹治高寔宇以公視之先民所予三年佳績難
更僕數卽此平徭遠蓋今古止水無波杲日亭午甲乙參差
案圖如覩歸宗別籍各俾甯處道路稱平里甲無語我瞻我
依我恃我怙以宰天下惟茲公溥世世載休豈曰小補鐫石
一方用告來許

縣志

桂氏修橋記碑邑人喻文鏊撰

黃梅當吳頭楚尾之衝東通潯皖西接蘄黃西南三舍許始

渡江至於潯陽冠蓋之選來租稅之輸轉相錯於道其東通潯皖者又因宿松城處偏隅凡餉鞘負挽之必經宿松城者由黃梅東南行四十里始得達北則倚山爲屏重岡複嶺巖巖插天河水西南流凡數支匯於湖合青林水出大雷今青林西南入江之口旣堙並爲東流故黃梅太白諸湖之水每夏秋雨多所在田廬受害河水之西南流者又衝之下流不暢故上流愈壅滯竟日弗消則道途阻塞驛遞有淹滯之虞行旅有病涉之苦桂氏慨然聚族謀伐石爲橋十數座而尤關通衢之要津者縣東南通宿松之馬頭老鸛河高粱青山悠悠河諸橋近湖則黃花港橋近城化龍關外文運橋西走蕪黃則穀塘橋西南之九江則白湖清油港橋長或十丈而

贏或五丈而縮闊或三之一或五之一高視之灰之以劬計椿之以株計悉稱焉白鏹之以兩計者最少不下五百餘多則倍之或三四倍之合計一萬六七千有奇始於乾隆二十九年竣於乾隆六十年然後聞者頌於室行者歌於塗夫人留心濟物於物亦必有濟獨難夫一門之中互相勸勉度力程材均勞壹志或一人舉一事或一人肩數事或一事任數人懃懃懇懇經營數十餘年不倦且夫天下固樂有富人富而不得有其財非政之善富而自匿其財非俗之善夫一鄉之中有溫飽者三四家則借貸可以通溫飽者十數家則財貨可以集雖爲權子母計盈絀唯不至於刻薄之行鄉之乏者多賴之况吾邑素貧窶重違鄉里拙於商販不能資四方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九
之財以厚儲侍水田宜稍計所入縮衣節口而後稍稍有餘
故產值無足當他邑中人者桂氏嗜義如饑如渴是昔太史
公津津於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有以也因又思周禮以保
息六養萬民一曰安富我

國家重熙累洽政簡刑清凡鄉里溫飽之家得以從容暇豫至
於捨己之財以爲眾人謀非孝友睦婣任恤之教仍自有
以作而成之哉

縣志

附廬山廟應制碑唐黃梅李玘撰

伏稽諸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惟道
也生三混成洞微於變化惟神也得一至妙蓄祕於恬冥
欽若太元遐徵妙有運陶甄之極不獨尊歟后唐累聖光

華大明終始陟曦陽之午廓照瑤京採元命之符銘昌鼎
算白雲孤峙時望嵩邱紫炁千齡日升函谷我開元神武
皇帝圓靈受睭方輿寵祕握元珠之妙捐可寶之珍演至
道於希夷刊雜法之凝滯乃聖一也於穆祀典清廟皦皦
希反光明天地冥洽乃神二也劍戟之器返於三農弧矢
之威神斷六合乃武三也察時變者觀乎天文人習凡庸
無階測聖乃文四也故冲精象外高視鴻名昂薦河圖靈
朝海若堯心攝照願言筌於几遠軒目司明屈旌乘於茨
隗所以虞環盡地夏玉從天納殊賚於西王展告成於東
后五龍推紀邁梁甫之高曾八駿巡遊陋崑墟之疏轍昭
回上轉山嶽下騰列聖攸居通仙福會文皇質義武帝佩

圖至道之興其來尙矣自華封獻壽聖德祈年金格傳書
珠塗味液公主以天慈入道絕化芙蓉祕監以王子出家
調芳芝術北方著列仙之想南州希至學之因聖緒無爲
斯其有作乃睠羣嶽真君道府光啓祠室幽贊神宗青城
廬嶽二山者佐命羣峯之望也丈人仙籙祕帝真君使者
靈司孔昭冥察名書五法舉亞三魔蓄洩崇巒異弗騫於
物阜寒暑穹谷將必順於人時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
日降明旨曰青城山丈人廟廬山使者廟宜準五嶽真君
廟例抽德行道士五人焚修供養仍委所管揀擇灼然道
行者安置具年名申所由敕置廟使內供奉將使者真圖
建立祠廟并章醮行道設齋使大供道觀法師張平公粵

自秦京宣猷江服煥丹青之節賜元牡之儀驛傳光臨雲
巖皎色使持節江州諸軍事守江州刺史獨孤正重鎮柴
桑□□枳棘時觀武庫代服文雄經始干城全摹□□崇
規益麗壯思逾紛朝散大夫行長史楊楚玉行司馬皇甫
楚玉潯陽縣令魏昌等恭惟聖善式議靈場道俗虔精冥
休推異爰初築土則雨靈烟嶂俄頃伫立而色霧霞標寶
龜奠泉之辰金虬驛程之際陰濛滉密黜晦遄交注想元
空肅思皇道芬芳載潔章醮翹襟六虛竊冥一夕融朗半
空之上忽吐神輝綴灼九微頰揚千仞窠寮拊人吏並
觀昔天靈降周以雲門舞奏神光燭漢以太一登禋然北
陸氣交南州燠變物委霜霰人嗟沍寒使法師恬懇仙庭

貴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憑威國命故元冬易煖朱景敷暉暢於幽明優乎力役竝
利攸往咸欣子來使茲勝郊遂臻靈域騰頰桂嶺鬱翠松
巖召斲郢門孱材荆岫疏峻城繚長垣紅壁列錢丹楹繡
礎三閒四表炳繪文櫨八維九隅縣鏤鏤檻虹梁互構風
牖承楣倒井藻鮮芳壇竹掃銀鋪月曉瑤簾霜開至若聖
理全幽真容罕測夫其祕狀遠降使司蓋考三仙之圖不
於九牧之鼎皎姿粉堊備質光妍符采冥標倅靈端表工
徒罄想殊思感通齋室明祠旣僂如在霓旌霞旆時颺羽
儀列冠名山禮均行潦覃薰紫極供養黃冠玉釜常煎金
鑪永爇牲牲格享鸞鳳于飛露挹神翁星臨婺女清吹洞
唱天渚匏瓜之津匹水仙宮海曲蓬萊之島龍驤鶴翥飄

翻淨戒之庭師子辟邪趨躍精思之地珠幡衛篋瓊蓋擁
輿法供天廚六時朝念真經雲帙萬劫精修弗翦茅茨明
代久彰於克儉經營梓匠神理邈尊於寵光聖渥堂闡靈
棲窟宅竭來禔福不亦宜乎冬十有二月司存式命畢鉤
繩也元門道士章冲寂等挹教五千齊懼億兆歷仙階而
仰止攀睿算以驪誠天使願奉於雕鐫心存魏闕法象希
憑於琬琰道在吳岑春水桃花迷源遂遠幽林杏塢勝地
非遙伏荷天休敢述頌曰道祕重冥神幽福庭三景運極
五嶽棲靈其真有物厥妙無形理則恍惚功惟泰甯於赫
皇極昭融亭造睿握元珠祥凝大寶蒼垠集貺紫雲宗道
致享百神探因五老乃瞻崇山嶽靈之祕三眾浮精十華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九
仙使威畜雲雨神存天地法象昭凝眞圖炳粹幸明德之
嘉運降幽祠之寵章扈仙儀兮肅肅眩瑞彩兮煌煌爍琳
宮之夕照拂琪木之神光雕輝兮翠輦玉盞兮調香擷五
芝於秀嶠攀八桂於飛梁龍吟鳳舞天路長青雲衣兮白
霓裳節空歌於瑤磬臻羽旆於瓊漿冥徹兮福宇影眇兮
神極牽匹水之布流睨香鑪之綺色留鶴語於千載翥鸞
裝兮一息絳河眞母將易逢碧海僊姑淼難測參至道於
三五奉休符兮萬億紀貞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力唐開
元二十年壬申正月乙巳朔二十五日己巳

縣志

案此碑不在黃郡而郡人文字此爲最古因附錄於後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九終

